

#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 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篇6)

メタデータ	言語: 出版者: 琉球大学教育学部 公開日: 2007-04-1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西里, 喜行, Nishizato, Kiko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54">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54</a>

## 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篇VI)

西里喜行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the Ryukyu Islands and the  
Attitudes of Journalism in China (Materials, Part VI)

Kiko NISHIZATO \*

### Summary

It is well-known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the Ryukyu Islands had surfaced as one of the foc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cern in East Asia until 1880's since 1870's, and this problem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diplomatic issu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on the day.

Exactly at the same period, a lot of modern newspaper and magazine for chinese readers was launched in China. Th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ome to accomplish the role as the medium by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was formed facing the foreign tension such as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Ryukyu Islands.

Some sheet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o represent chinese journalism at that time are as follows; the Shenbao (申報), the Wanguo Gongbao (万国公報), Yiwenu (益聞錄) in Shanghai and the Xunhuan Ribao (循環日報) in Hongkong.

In this text, the articles and the editorials printed to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sheet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oncerning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Ryukyu Islands are collected in order of the date.

---

\*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Coll. of Educ., Univ. of the Ryukyus.

# 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篇VI)

西里喜行

## 目次

### 解題

一 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における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A 「申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B 「循環日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C 「万国公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D 「益聞録」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以上、第三八集)

二 「申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I (以上、第三九集)

「申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II (以上、第四三集)

「申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III (以上、第四四集)

三 「循環日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I (以上、第四五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II (以上、第四六集)

四 「万国公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五 「益聞録」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三 「循環日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II

〔一八八〇・一二・一五、光緒六・一一・一四〕

### ○日廷再遣使臣

日本泥芝新報云、日本参贊大臣燕那饒、前奉命至中國。茲已同日本、乃日廷忽又使其復來中國。此行委辦何事、甚為秘密、外人不能得知。有謂或因俄國兵船集於日本海口歟。夫俄為中國之事而船則集於日本港口、日廷以此遣使至中國、或亦在於情理之中也。然亦是臆度之辭耳。

〔一八八〇・一二・一八、光緒六・一一・一七〕

### ◎重刻設園尺牘書後

光緒丙子、余以活字版排印設園尺牘、於天南遐邇既卒業、共得八卷。不違三年、求者日多、幾無以應。乃謀重付手民、檢諸篋中、復得數年來

往來簡札、釐爲四卷。合之都十有二卷。近日 國家多故、時事孔艱。日以滅琉球而未協、俄以索伊犁而失歡、屢致齟齬、時形机障。日近在東瀛、與我尤爲密邇、而其事尚可緩、姑置勿論。俄人跋扈飛揚、幾難屢其欲壑。借箸者求所以善處之方而不得。夫今時之所急、亦惟輯強隣、禦外侮而已。二者要惟先盡其在我耳。整頓武備、慎固邊防、儲材任能、簡師擇將、此皆在我者也。在我者既無間可乘、而此外始可徐議矣。末二卷間言日俄近事、而意皆主於不用兵。夫我中朝在今日、固非用兵之時、即日俄兩國、而豈可窮兵於境外、黷武於域中哉。知乎此則修好釋嫌、要以和爲貴也。然余不敢必之於人事、而但卜之於天心而已。排印既竟、輒書其後。嗚呼、感時憂世之心、其何時已哉。庚辰仲冬中瀚天南馮夏王韜識。

〔一八八一・一・三二、光緒六・二二・三三〕

### ○論葡日二國近事

中國因伊犁事、與俄齟齬。各皆心存憤怒、修兵備具軍實、以期從事於戰爭。雖經中朝再遣使臣前往、修好釋憾、深冀言歸於好、庶免暴骨而退使無辜赤子慘罹鋒鏑、而俄人固傲慢如故、狡詐愈深也。而在通商各國、則雖各有其心不能測度、然要竊竊然庶於念注於心、惟恐兵連禍結、將爲貿易之不利矣。乃以近日所聞、則東瀛之日本、西洋之葡萄牙、皆欲乘中俄爭論之時、交構其間、以償所欲。在葡萄牙、以踞有澳門、自明迄今、已閱三百餘年、遂欲認爲己有、竟公然請於疆吏、欲重爲立約、俾佈告各國、永遠遵守。在日本、又以琉球之故、欲中朝認爲彼屬國以見此、日棄置其君、殄滅其國、乃維新之政宜然、固非以強陵弱、以衆暴寡、而非欺藐中朝、併我藩服也。此二國皆以爲天假之緣、適逢其會、固當乘時勢、以拓疆土而建功烈也。然自有識者觀之、則計雖狡、而事甚愚焉耳。夫功

成不世者、必能智周萬物、統垂後嗣者、必非利計一時、以葡人聚處澳門以生以育、爲西商之逆旅。衣租食稅久已中外相安、無復垂涎其間、思爲攘奪、如鄭氏之於臺灣、驅逐荷蘭、不使得以駐足於境內、則葡人亦何不退之有。是澳門一隅、名雖中國境壤、而實不番葡之外府也。既專其利、並無有害、則子子孫孫、於千萬年沿而不改。豈非不替之業不拔之基。今必袒俄以惡中、倡言於衆、必欲中國認澳門爲其所有、隱示以若有違言、則將招誘俄人、遣其兵船、率其軍卒、以爲粵東之不利。豈知俄船若得逗遛澳境、則將盤踞不去、戍以重兵、責以供給、若與中國啟衅、固借爲息肩之所退軍之地、即讖和息爭、俄人亦必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相與取償於澳境、正俗語所云開門揖盜也。是則中朝即大度包荒、隱忍不言、而在葡人究何益之有哉。至於日本、結好於俄、故與中國爲難、更屬昧於理而闕於勢。夫琉球與廢、無關中國之安危、縱有實言、而是保小寡恤患難之義、簡書同惡、理所應爲、豈中朝好與日本相爭論、在日本之自爲謀腕而謝之可也、善爲處之可也。乃中朝並無絕交之言、而日本先存樂禍之見、屈意賈媚、結交俄官、以藉其勢而資其援、與葡人同是一心同出一轍、以爲中朝若不知重輕、不明順逆、則將助俄逼。夫俄於亞洲、欲力征經營、已非一夕一朝。豈真甚愛於日本而甚厚於日本哉。夫前時不忘、後事之師。觀唐太一島、俄以未知所屬、遽從而生心、迫日本讓之於彼、因以謀開疆廣生聚、他日得成重鎮、則師船厚集、兵力既盛、他族逼處、蠶食堪虞。今顧不爲懲前毖後之計、而乃爲舍順助逆之思、是又如坐守窮山、引虎自衛也。茲聞、日人亦深悔唐太一島割與俄人、實自撤北鄰之藩籬、欲藉中俄有事、請其交還、而俄官聞言、竟拒而不納、則亦可知俄人之深謀隱慮矣。倘復不察、因琉球之嫌、許俄假道、竊恐小不忍則貽大害、無遠慮、將有近憂也。何也、亞洲土膏腴沃、物產繁滋、俄人久欲有所兼併、得尺則俄之尺、得寸則俄之寸、渺爾高麗、俄人跡尚未至、而氣已早吞、日本

近以銳志奮強、幾於無隙可乘。故暫為結好、慮與委蛇、然心仍未嘗一日或忘得當也。惟中國則勢頗大、而力頗厚。故逢為伺喝、而試其陰謀、以情勢窺測之。俄此後若不能得志於中國、必將用其全力以取償於高麗。既得高麗、而日本亦不能高枕以臥而望久安於無事矣。故俄之欲結日本以戰中國也。是伐虢而先假道於虞也。俄之欲擄中國以圍高麗、而即以謀日本也。是降蜀而後、用以滅吳也。日本若不思與中國同心合力以拒俄、固非日本之福也。若葡萄牙固不關亞洲之大局、又可不足深論者矣。

(一八八一·二·七、光緒七·一·九)

◎論俄人窺伺日本

俄人於亞洲、赫然思啟。其為中國之不利、近已彰明較著、夫人莫不知之。至於日本高麗、或委曲結好、或直請通商、似其意別有所專注。而此二國僻處一隅、得其地、不足加廣、有其民、不足加衆。苟能慎守封疆、通使往來、無或失禮、即可安然無事、而不復有意外之虞也。詎知、二國與中原地勢毗連、依如唇齒。俄人志切鯨吞、心存蠶食、固已匪伊朝夕矣。前者、強換樺太洲、即是窺伺日本之漸、而日廷方競於武功、以憑陵中國、而滅琉球為心、侈然自大、並不及計。且以為、國勢既張、軍威既振、與俄相距頗遠、固莫奈我何、姑先結以為援、嗣其後再作良圖。此誠日人之失計也。今果藉與中朝摺疊為辭、遣其兵船、命其重臣、驅馳霧縠萃聚於日本港口、以扼日人出入之區。據東瀛郵報稱述、日本外務衙門得聞此耗、特差官一員、向俄國水師提督理疏輔士釐、詰請其故、並欲將燕那梳口岸索回。詎、提督答以中俄現將啟釐、此地用以駐劄大軍、俾資接濟、決難交回致失事機、日官祇得怏怏告辭、覆訴外務大臣、迄今尚未悉日廷如何辦理。事聞於外、凡屬日報館皆論其利害、指其得失、欲日廷設法防備、

免致剝膚之痛、致貽噬臍之悔。夫日本曲意與俄交歡、自謂獲有大援。而於保邦之道、早已成算之獨操、即有忠言至計、亦覺衷如充耳。豈知俄人處心積慮、必欲肆其東封哉。夫俄之無厭、即日本之人亦有洞悉。其隱深慮深至之憂、而作賈生痛哭者、蓋以其國孤懸洋海中、而為俄人進侵中國沿海各省必經之路、既畧定樺太洲、則北門之管鑰已失、東道之逆旅有資以滋他族實逼處此、一旦蓄銳覘虛侵擾各島、漸及松前、防遏殊覺不易。蓋松前遙北、延袤五六百里、地既曠莽、兵力單薄、不足以備守禦而又無城堡足恃。俄人捲甲直趨、必將加入無人之境、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且守且進、做步步為營之法、以相逼。斯時若棄而不爭、則境土日蹙、各屬將聞風瓦解、望影爭降、倘志圖恢、復悉銳與應搏、而俄人勢大、幸能勝之、必且復來、日久相持、師老財匱、內變將作、終為俄人所困。是禍患之興、固可決於日人棄樺太之日、而非自今始也。茲聞、俄船之分駐日本港口者、共有三處。一曰佐家關、一曰達奴島、並前借與燕那梳、而三據此情形、其謀為不利於日本、已不啻明目張胆、無所顧忌、實直視為己物矣。此與劉先主之借荊州、何以異哉。他日者中國不欲兵燹驟開、降心誠和、俄人未得大償所欲、定必遷延不去、俟日人詰問、然後猝發難端、肆行割據、而弱小如高麗、亦將罹兼併之憂。其關於亞洲時局者、固重且大也。然則勢至於此計、將安出乎。夫亦在日人、懲履霜堅冰之漸、捐釋前嫌、復修舊好、與中國合縱締交、同心協力、共籌良策、拒絕俄人而已。伊犁一境、斷無籠索之理、日人宜乘此時、聯合中國、一則直取伊犁、一則驅逐俄船、盡出境外、使其進無所據、然後固邊防、簡軍實以俟其前來報復、或荷其前、或角其後、俄人勞師遠涉、安能得志哉。非然者、竊恐俄人久駐東洋、不能大逞於中朝、必且取償於日本也。

◎西報卓識

日本於中俄不睦、實有幸災樂禍之心、以為、事出於戰、己將坐享漁人

之利也。殊不知俄人已隱存其窺伺、而早萌其覬覦矣。故本館於俄國兵船進屯日本港口、特抒所見、縱論及之、以爲日人之失計也。茲聞東瀛西報所論、日本結交俄國提督、即現在之殷勤、決後日之罅隙、真覺洞悉敵情、談言微中、有與本館歷次論日俄之事、默相印証、而互相發明者。亟節錄之、□□解人□當如是也。其言曰、日本爲中國友邦、理宜休戚相關、患難與共、簡書之言、同惡相恤、詎可忘也。今俄人貪伊犁之地、欺使臣背舊約、索賠償、簡軍馬、明以示其恫喝、陰以行其狡譎。是曲在俄、而直在中國矣。若照萬國公法、俄國兵船本不得任意駛入局外之國。今俄廷乃遣水師提督、統帶大小兵船、駛至東洋、相機進止。日王若明大義、不與款接、婉辭便速出境、亦是泰西舊例。在俄人斷不能妄加詰責、而泰西各國亦將因此而敬重日本也。乃計不出此、致敬盡禮、以迎接其提督、並容在境內辦辦食物、運載軍火。是接濟鄰友仇敵、殊有乖於公義。設俄國與泰西一國失和、將許多兵船停在別國海面、其國必繩以公法、却之使去。如俄國與英國構釁、日本如此接待俄人、英國不但心疑、且必嚴爲禁止。今日本所爲、非獨輕蔑中國、亦恐俄國、援以爲例、日後必肆其誅求、將來貽累、在所匪輕。蓋有國者、與強鄰相交、若當前過於豐厚、以取悅於一時、日後畧有小失、便使藉口轉足啓釁、關繫甚大、不可不早思而審處。今日本與俄雖甚親密、而他時溥有違言、便爲失禮、固非日本之利也。西報所論如是。日人聞之、有不爲之汗下而心寒者哉。識卓旨忠、殊堪欽佩矣。

〔一八八一・二・一五、光緒七・一・一七〕

◎論中東近事

中國事勢、在今日、固所謂四鄰環伺之秋、而不能片刻可以相安於無事

者也。俄人藉伊犁以啟釁、幸天誘其衷、未及從事干戈、即悔禍輸誠、言歸於好。在留心時事者、莫不額手稱慶、謂爲生民之福。詎料、西陲方免滋釁、而東道又苦不通。是一波甫平、一波復起也。據道路傳說、日本已將駐京公使召回、而我朝亦發電音、着何欽使立即回國。蓋因琉球之事迄無成議、而日本又復欲從高麗鳳山開一通商之路、直抵津沽等處。中朝以其求索無厭、正色拒之、嚴詞絕之。故兩不相讓、召回使臣也。夫琉球素爲中朝藩服、歲修職貢、代受冊封。日人豈不聞知。一旦恃強逼脅、廢其君滅其國、在中朝原不能置諸弗問。至於聽從中居間之言、以琉球之地近中國者、歸諸中國、近日本者入於日本、俾得復封其舊君、於以撫輯其人民、而安存其社稷。似此辦理、於日本已屬大有利益、又何可故爲已甚多端反覆、不復留餘地以處中國乎。至開道通商、直抵天津、是耗未知確否。然觀日人之處心積慮、今日即無此請、而異日亦必有此議也。何也、日本境土僻狹、而貪饕剽悍、是其習俗。自步武泰西以來、饒羨西國之所爲、其於中原之子女玉帛、刻刻垂涎、特苦於兵力不足、故雖虎視眈眈、究無從償其大欲而快其雄心耳。然狙伺間隙、鷹奮迅發、則蓄謀已久、而時思得所藉手也。故於俄人有意觀釁中原、即深相結納、以聯爲援、而又肆播謠言謂、俄人遼同共攻中國、以便利益均沾。復倡言、中東昆鄰、素稱友邦、祇有共敦輯睦、念簡書之言守恤鄰之義、俄人雖卑詞厚禮、亦不許以助力也。諸凡此說、皆外以市德色、而內以示挾制也。故言猶在耳、而俄國兵船則任其寄泊於境內矣。俄國提督則致其敬禮以要結矣。則其口是心非、欲構成中俄之釁、俾鷓蚌相持而已得坐享漁人之利。豈待智士始能洞悉其隱情哉。故俄國和議甫有端倪、而彼即遽發難端、欲使中國因此以疲於奔命、勢不可支、必將低首降心、委曲以允其所請也。然則中國之所以待之者、亦不可多所牽顧以致墮其術中矣。夫去猛虎之爲害者、焚山而不顧野人之菽粟、去蛟蛇之爲患者、斷流而不顧漁人之網罟。何者、天下未

皆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亦無時有可爲之事矣。聖人之舉事也，利一而害十，則有所不忍爲。若利十而害一，則將毅然爲之矣。今日本雄視東瀛，駁駁然有凌蔑之思。而又遣使四出，以結交歐洲各大國，儼然列於會盟，有利則共圖，有害則共去，不肯暫時安靖，欲次第以行其侵略之計，成其兼併之謀。是不啻中原之猛虎，而亞洲之蛟蛇也。若以其不足爲患而狎之，一旦防制稍疎，其逞攫噬之毒，恣滔天之禍。豈有底極哉。倘仍狃於臺灣之役，謂息事安民爲當今之上策，當以大度包容，而不必與較，是願區區之菽粟網罟，而致居民有性命之虞，隄防有潰決之患。所愛惜者小，而所傷殘者大也。以之謀國則計疎，以之料敵則讎闇，諒袞袞諸公必能見及於此。然漆室之歎，杞人之憂，則有不能已於言者。竊願負天下之望，膺朝廷之寄者，早爲留意也。

○日使回國續耗

前錄日本駐京公使回國。茲聞上海馬嬌利西報，更覺詳晰，再譯錄之，以供衆覽。據云，西歷二月四日接到京都消息謂，日本駐京公使時斯度，偕其參贊丹那卑及通事一人，隨員二人，服役三人，於正月二十日，已由京啟程，取道於清江浦回國。中國官之送行者，蓋有一人。大約十日間，可抵上海矣。公使之妻及其子女，現俱留京，而託總理衙門，代爲照料，俟有火船從天津啟行，則附之而旋。聞公使回國之故，則因琉球之事，日廷曾允中國將琉球南邊諸處交還，今又自食其言，而置諸不論不讓之列，且更請於總理衙門，欲由高麗之鳳山埠，開通商之路，以直達天津。以此爲總理衙門所斥駁，故有回國之舉。或謂，公使此次回國，亦由總理衙門給發憑照，聽其回國。是拒絕使臣，其意出自中國云。

〔二八八一·二·一六、光緒七·一·一八〕

◎論日本建築砲臺

昨閱東瀛郵報有謂，日本於其東都，相度形勢，建砲臺，備火器，以防意外，而固根本。聞者疑信，相參以爲，日本國勢驟張，而與歐洲各國曲意交歡，內無盜賊竊發，外無敵國相侵，何必興此大役，以致勞民傷財，想是傳聞之悞，抑故張大其詞，以示有備無患耳。而說者又謂，日本之汲汲籌辦防務，蓋因琉球一事，與中朝齟齬，故慮變起倉猝致中朝爲羣臣搗穴之計，直逼其國都也。豈知中朝素以懷柔遠人爲心，即當全盛之時，非萬不得已，斷不輕開邊釁。彼日本避處東瀛，二百餘年以來，何嘗遇而問焉。實以奉正朔修職貢，則不務遠畧，有可概見。豈至今日，於臺灣則不憚賠餉，於高麗則聽其通商，顧，因此區區琉球，乃竟銳意用兵，大彰撻伐，深入其阻，致令各國環起以視，漸滋猜疑乎。此固可決事之必不然者也。然日人乃鯁鯁慮及邇邊修備者，何也。毋亦竊師泰西之故智，效俄人之狡黠，欲藉此以爲異日索賠之地，而使中國即爭論琉球，亦得有所藉口，縱理屈詞窮，氣索計沮，尚可割據附近境壤，以自封殖，而不致拱手，將琉球全境讓還，有得而復失之歎乎。是則日人慮之深，而謀之狡也。然琉球僻處東洋，境狹而土瘠，國小而民貧，即全撫而有亦祇虛冒其名，而非實獲其利。今以貪得土地而絕中國之好，敢戰爭之釁，兵連禍結，勞師置財，一旦國內空虛，民怨滋起，內訌既作，外患迭興，斯時勢必不支，將有覆亡之禍，在日本之自爲謀，亦殊非計之得也。或又爲之說者，日本之爲此，非徒以備中國，實以備俄人也。蓋念唐太一島，實爲北陸障蔽，前既失策，割與俄人，聽其遣罪人屯兵卒，經營開墾，異日得成重鎮，則無異屯虎狼於門庭，欲免吞噬，必不可得。故近有向其使臣索還之耗，倘不獲已，必將以兵力爭回，然非內備既修，斷難外攘得力。此所以有建砲臺·備火器之議也。不知此雖日本近時之實在情形，所論不爲無見，然究未悉日人之隱情也。夫以俄之兼併爲心，得尺則其尺，得寸則其寸。唐

太一島、謀之已久、始倖如願以償、載有盟言、昭布遠邇。俄以鳥來、日以鳥往、兩相交易、本甚公允、固不能與伊犁相提並論也。則日人之素遊唐太島、夫亦徒費唇舌、在俄人固可據約章以拒之也。且俄爲虎狼之國、樂於尋間抵隙暴骨以逞、日人自知勢力不敵、亦斷不敢輕啟釁端、以取憎而召禍。惟於中國、則素存欺蔑之心、時萌侵陵之念、更狃於臺灣一役、謂可虛疑恫喝、以售其奸。故虛張聲勢、以冀取償於後。日並恐外人有所不知、而早爲傳播。蓋有謀人之心、而深祕其迹者、智計之士惟欲大功之克成也。有謀人之事、而故洩其機者、傾危之士所爲示人以匠測也。日本之輕中國、不自今始、而於琉球高麗、皆視爲囊中之物。儼若任意取携莫敢疵瑕。豈一旦而反生畏懼、轉甚於蕭牆之變、片刻不能相安、則今之重其事而洩其機者、蓋意別有在矣。夫明者料事於已著、智者知機於已動、則謂日人此舉爲異日向中國索賠之地。想亦有識之所深遠也。

〔一八八一・二・二四、光緒七・一・二六〕

◎論中國武備不可少弛

俄人之費、現已廢息。中國此時似可不必注意邊防、釋餉籌兵、紛擾不已。然而居安不可忘危、有備斯能無患、若以強鄰納欵輸誠、遂謂德威所及、無遠弗屆、太平之局業已大定、無妨戢干戈鏖弓矢、以媲美於前代之隆。此粉飾倫安悞國之尤惑、而不可爲也。夫以地球中殊方異俗之國、皆以通商爲名、圖至鱗集、羣萃於中土、有利則爭趨、有害則爭避、虎兇狙伺、環視其旁。我苟有隙可乘、固羣思藉口以償其素願。我即無隙可乘、亦咸思假手以求所大欲、雖結之以恩、爭之以信、亦不能使其心悅誠服、不萌覬覦之漸也。然則所恃以憚其志而杜其謀者、惟在於武備之修、精益求精、密益加密耳。查、泰西各國水陸之師、時加訓練、而又聯姻結援、

以相牽制、雖其中不免疑忌、潛生猜嫌互積、然深戒用兵之禍、均不肯輕於啟釁以珍戩生靈、遇有交涉事件、或形齟齬、輒請列國、簡派公使、秉公調處、務期言歸於好、銷兵氣爲日月之光。此非仁義之是尚、德禮之是崇也。蓋誠念勢鈞力敵、即悉索敵賦、率以待命、而勝負之數、有所難知、徒使無辜之民駢首原野、積屍疆場、殊可慘傷。利未即得、害已先著。故不敢輕於嘗試也。然而貪狼之性、雄鷲之心、則因時思得逞、既不能用之於西歐、且將用之於中土矣。邇者英既由印度以舉有東南洋各島國、而法亦經營越南、不遺餘力。其勢已漸逼及於黔瀛。若昔若澳若意若美、雖與中朝並無深仇積怨、然環顧同盟之國、胥已捷足先登、則開疆拓地之心、未必不怦怦欲動。此外如先到通商之荷蘭、據有呂宋之西班牙、久居澳門之葡萄牙、近來招工之秘魯巴西等國、固莫不以亞洲爲利藪、而不肯讓他人之獨擅者也。俄羅斯自併霍罕、取機窪、以炮易我黑龍江曠地、則其東向而爭、斷有不能中止之勢。今雖立有約章、矢以盟誓、償以鉅款、許以通商、此亦不過揚湯以止沸、實無異於抱薪而厝火、反覆之端不久即見。且此後交涉之事、且益繁多、斷難保其釁隙之不生、即委曲相從、隱忍求安、固將終出於一戰也。則時事之可危、正不知其伊于胡底也。且日本時立東瀛、地方偏小、實不足當我中國一小省、而其欺蔑之事、則層見迭出、既犯我臺灣、又滅我琉球。心仍未癸、必欲得有高麗、以期相錯犬牙、然後肆其膏血、彼雖不能大爲我患、然際此各國環伺、而得以恣聞、其間則我豈能一夕安枕無虞哉。夫聖哲從微以知著、豪傑因事以立功。居今之時、值今之勢、苟非未雨而綢繆、終難望梅以止渴、似當師敵之所畏、以中敵之所畏。先造戰艦、次備火器、擇沿海要地、分設製造局、水師院、募附近梟雄及應徵撤之勇、編爲卒伍、按時訓練、無事則護送漕船、有警則截關剿捕、而關外險塞之區、又須屯防並舉、或能罪人以賞之、或遷客長以居之、所有旗滿餘丁閑散無業者、若欲受地以耕、亦編入冊內、聽其自擇



開鑿、而約束以屯長、悉於農隙、教以武事、演以陣式、變騎射而專練鎗炮、果有奇材異能、卽行拔用、則所謂武備悉以其實、而非冒其名、數年之後、則當規必將變、戎行必有可觀。彼各國往來偵探、見我如此舉動、何敢遽生欺侮之心、以自取敗衄之禍。是戰勝在朝廷、實爲中國當今之急務、不然藩籬已撤、警備復虛、卽設法以求旦夕之安、庸有幸乎。

〔一八八一·二·二八、光緒七·二·一〕

○東瀛郵報

日本哈喇西字報云、日本朝廷恐與中朝有開仗之事、深慮將來庫項支絀、故庫中所存金銀兩種、俱不肯支發出外、有持日本銀紙、往國庫取銀者、悉被却回、徒勞往返、故貿易場中、頗滋疑駭。又日本於各事、近皆節省經費、無微不至、鑄銖悉較、毫釐不苟、惟購買克虜伯炮、及建築砲臺等件、則以爲緊急之務、雖工程鉅大、費用浩煩、亦在所不惜云。

〔一八八一·三·九、光緒七·二·一〇〕

○公使回國

日本駐京公使詩斯度及其隨員人等、於西歷二月二十八日、由上海附搭玕高乾火船、前回橫濱。按、公使以琉球之事、與總理衙門有所齟齬、故回本國。茲云、二月二十八日者、或其在上海時、因事勾留耳。

〔一八八一·三·一一、光緒七·二·一一〕

○公使回國續聞

長崎西字報云、琉球之事、中國人多以爲或有干戈之憂、而在日本人視之、殊不以爲然也。日本公使詩斯度駐劄中國有年、今茲回國、乃久有此心、早於數月以前、整頓行裝、預爲歸計、而非因事齟齬、悻怒言旋也。蓋琉球之事、中日兩國早經妥商、已有成議、祇需彼此蓋印批行耳。此次公使回國、欲將此約早日繕就、俾得兩國詳審妥協、以便頒行。其與燕那儀同者、其故可知也。燕那儀乃日廷特委辦理此事之員也。

〔一八八一·三·一七、光緒七·二·一八〕

○論日本近事

日本立國於東瀛、自隋代始通中土。然究屬彼疆此界、固無虞詐之滋、亦無侵擾之害也。自元太祖肆其雄心、師出無功、而日本始輕中國、釀成邊患。迄乎明代、其焰遂熾、雖有胡宗憲、俞大猷、唐順之、戚繼光諸臣、威武奮揚、亦不能作揭穴犁庭之舉。我朝龍興、聲靈遠播、而後警備維深、二百餘年、沿海安堵、則馭遠之道、擴外之方、有可概想矣。邇來其國步武泰西、驟駭然有龍驤海國、虎視鄰封之勢。臺灣一役、先示之弱、而琉球·高麗、遂被其迫脅。此履霜堅冰、其由有漸也。茲又道路紛傳、日廷命有將軍二員、統帶雄兵、刻期前往高麗。其爲何事、則無從得悉。又有謂、日本聞中朝因琉球之事、遣有戰船前抵其境、不勝驚恐、特發電音、着沙高元帥、兼程回都、以商方畧。又遣戰艦一艘、駛往長崎、以資防守。此皆西報所言、雖未悉確否、而日人之有所款於其心、寤寐不安、亦可於此而窺其隱微矣。此正所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也。夫日本素與中國並無仇恨、卽甚桀驁、中朝惟以大度包容之、則亦何不遑之有。其併琉球、脅高麗、欺侮之事、擢髮難數、中朝卽以保護藩服爲心、亦必義正辭嚴、先備文書往返詰責、原不遽興兵戎以相見也。而日人之驚惶、竟至於此。

可知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其機一動、而遂多變幻之機、相因而至矣。在日人之志、以為中國時事孔艱、斷難兼顧、正可乘間觀、便以拓疆土、而廣版圖。而又自願國小而貧、究非中朝之敵也。於是、奮其詐謀、行其伺隙、以期得逞於一時、而不知外強中槁、已難逃有識之鑿矣。則今之遣兵召將、毋亦因妄念而生怖心歟。論者謂、兩國於琉球一事、未嘗無帶蒂於心、即無嘗無尋仇之心。然中國固不能侵入日本、而日本亦未敢遽擾中國也。何也、中國此時雖曰師武臣力迥非昔比、而水師究未足稱雄海上也。

日本之兵雖經訓練、而師船無多、財用支絀、而又好大喜功、銳志通商、終覺入不敷出、一旦有事、豈能支給。此可以決其兩國之不足與言戰爭也。竊嘗思之、日人能動不能靜觀、其近時舉動、幾若出於性生。今日即不與中國失和、異日亦必與中國播算。蓋高麗介居兩國之間、實為中原屏障、頗擅形勢、日本孤懸海中、久防俄人窺伺、自此而後、祇有併兼土地、以厚封殖、而固其山河、斷無退守一過、以縱敵寇、而致國勢日蹙、則高麗之地、在所必爭。若俄人經營黑龍江一帶、以漸及高麗邊境、日本必將密與立約、同時舉事、冀得瓜分、即無慮此、而口岸既開、事多交涉、日人往返益衆、備悉高麗之政俗、習曉高麗之語言、以利啗其民、庶以威制其君臣、則將用併琉球之術、以圖高麗、而中東失陸、即在於是矣。夫謀國之道、論勢為上、論理次之。日本國勢、地狹用繁、民情騷動、僅求自存、力有不足、久將有變、故必須以兼併為謀、以侵奪為事。蓋及今圖之、尚易為力、而可設法以維持其後也。中國苟明中此、則所以待之者、亦必有其道也已。

〔一八八一・三・二三、光緒七・七・二四〕

◎論東瀛國勢

天道以三十年而一變、歷觀地球中各國、自開基以迄於今、凡治亂之機、安危之局、未有歷三十年而並無意外之事、殊費經營者、此非人謀之不臧也。運會遷流、日新月異、而人情亦相與靡之、默為赴之、並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也。持此意以觀日本、則有不禁為之悚然懼而惕然思矣。夫日本之在今日、政令一新、君臣則勵精圖治、人民則趨事赴功、內以墾荒為急務、外以通商為要圖、修戰具、崇智術、競事功、娶駁然有虎視鄰邦、龍驤海表之概、豈不謂國勢之興、未有艾哉。乃觀其近所議論、既防中國、挾琉球之嫌、而聲罪致討。又慮俄人貪高麗之地、而生其覬覦。於是倡言於衆謂、探聞中國將遣兵船、駛至其境、心存叵測、意在伺喝。然而日國水師、素經訓練、調集又易、固不懼也。惟俄人欲在東界廣拓境地、以便屯兵。此時中俄和議已成、日本若與中國啟釁、俄即不助中而攻日、亦必乘機以窺高麗各海口、倘有侵佔、即不利於日本、固不能不力與之爭也。查、俄人所恃者砲船、而兵力實有不足、糧食實有不繼。何者、以最近之理春逼近高麗、所屯之兵亦不過萬餘、則其不能專力以厚集於我、久而相持以期逞志也必矣。即使中俄之交既固、一旦與我日本為仇、亦斷無輕出其兵、以相佐之理。此固無如我何也。日人此言因琉球而慮及中國、又因中國而慮及俄人、誠自以為籌畫週密、算無遺策矣。而自旁觀言之、則適見其讖聞而器易盈、念貪而氣甚輕焉耳。夫中國素以大度包荒、不肯輕啟邊釁、妄動干戈。諒日人早已洞悉、若慮移觀俄之師、以東向而爭琉球、此固可決其事之必無者也。惟俄人舉動、事多出人意外、則與日本頗同、誠難窺測、然既存備患之思、何弗隣陸鄰之道、苟懷自危之隱、何弗為弭禍之謀。日本昆連中國、素無嫌怨、固所謂唇齒相依、輔車相助者也。蓋一灣一役、既已抱歉於前、琉球一事又復啟隙於繼。若自願兵力不足以與人為難、則宜少安無躁力圖補救前愆、開誠布公、購信修睦、以結歡於鄰國、中朝若以琉球為請、正可因勢利導、借重於美前總統之言、將琉球境土、

畫分界址、俾中國行與滅繼絕之仁、總統獲排難解紛之美、是已既得地、而又可以釋憾而結好也。則俄人雖狡然思啟封疆、與師構怨、天下各國皆咸善日本之公平、而忿悉俄人之貪暴、有不仗義而起爲之忿離者哉。是日本可以永奠金甌而鞏安磐石也。乃計不知出此、而徒以攘奪爲懷、以詐力相尚、所有議論舉動、悉出乎情理之外。豈知國福小則財賦無多、俗輕浮則心志不固、以言修備、則經費浩繁、而力難爲繼、以言通商則銷售壅滯、而貨難居奇、未免先笑後咷、外強中槁。若復不知變通、竊恐國幣日竭、事變日滋、洎乎鄰邦之嫌隙漸深、境內之怨咨漸積、則枉席之上、將起兵戎齟齬之間、將生禍亂。卽有智者、亦無法以善持其後也。嗚呼、日人苟慮憂及此、胡勿早爲之計也哉。

〔一八八一·三·二八、光緒七·二·二九〕

◎閱東瀛新報書後

東瀛近日各報、皆以其國使臣旨旋、議論紛如、有謂日本此時當卽進兵中原、以圖利便、不能再緩。又有謂日本兵部大臣、邇來遍閱各國新報、欲考核各國所論琉球一事、以決進止。又有謂日本臣民皆存忠君愛國之心、矢敵愾同仇之志、想中國尚未之知也。若因琉球一事、遽加兵於日本、則雖婦人孺子亦願勤王、恐中國徒自啟釁、斷難取勝也。凡此議論皆見於西報所錄、姑勿計其言之何自而來。惟日人意向必不欲相安於無事、固可以窺其隱微矣。嗚呼、此而謂日人之言大而志驕、適以彰日人之情狡而計拙也。夫日使出京之時、並無纖微不豫現於辭色、且閉握手送行者、尚有其人。夫豈眞爲琉球致與總理衙門齟齬哉。而日人乃張皇不已、繼以備測、惴惴不已、終以憤激、果何爲者。毋亦素有輕蔑中國之心、貪戀琉球之志、策諸夢寐且夕不忘、迫而出此乎。夫中國正當勵精圖治、憂盛危明、其斷

不肯因區區一藩服而遽加兵於日本也、固不待有讖而始知之矣。而乃無端發爲此論、儼若中國之師已有不可抑遏之機、而日本之兵又有不能自保之勢、計無所出、或冀可以折衝於口舌間也。於是、本魯仲連排難解紛之心、爲煽之武智退樂師之策、前既牽扯俄人謂、其欲圖高麗、必將與之力爭、繼復自謂兵燹訓練、險素可守、卽中俄並進、亦足拒禦無難以示其國有備、其人善戰。詎庸知自古國家敗亡不在勢之積弱、而在氣之滿盈乎。夫日本立國東瀛、向無鄰近之邦與之接壤、中國雖屬連、而華人多未抵其境土、知其風俗。歷代相傳、咸以爲海外神山、可望而不可卽。故通中國以來、雖共球不時至、而未嘗舉兵相向、以一矢加遺、以元世祖之雄才大畧、亦致喪師海外、深爲悔恨。嗣後並未開疆及再舉。而日人因此漸萌其輕侮、迄乎明代、寇掠不已、卒與國運相終始。是日本之強橫閱四百餘年、似真天下萬國莫奈伊何矣。然亦思道無平而不峻、勢無往而不復、運會遷流、有不能概以相例者乎。今者、輪船往返、中外一家、山川險阻、且將難恃而謂滄桑無改易之觀、陵谷無變遷之慮。此固理所難言而亦勢所難測也。蓋嘗默觀治亂之迹、深維盛衰之局、天下大勢有若春秋季世、戰國情形。若非定於一尊、必難統屬大權以漸臻太平之休、而可弭兵爭之禍。日本境土褊狹、民俗浮動、卽兢兢業業力圖自守、尚難保無他虞。茲乃高掌遠矚、紛馳並薦、勉強支持、而忽於近禍。無論中國大度包荒、不復與較、事事得志、亦適長其侈肆之思、而致敗夫怠荒之失。倘激成釁隙、兵連禍結、而以小敵大、以寡敵衆、終未見其有濟也。且日人所恃者、在於地勢險遠、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祇有己出師以攻人、斷無人出師以攻己、遂以爲中國不足畏、而且決非其敵耳。豈知牛雖犂於豚上、其畏不死、叔向之言殊可深味、而可謂盛莖之有垂而蟻臂之足奮乎。如日先人有奪人之心、日本俗原強悍、人樂戰鬥、內已有強盛之資、外何妨示威武之實、俾中國知其有備、將思難以圖安、深以挑釁爲慮、則琉球之事、必不復過而問焉。

是終始不用一兵・不折一鐵、可以安坐撫有琉球也。是亦計之得也。然而中國不爭論琉球、則已倘念切屏藩、心存宇小、豈因日人有此大言、遽隱忍緘默、拱手以聽乎。是又事之必不然矣。嗚呼、日人若果狃於成見、竊恐中東之爭、斷有所不能免也。此所謂情發而計拙也。

〔一八八一・三・三一・光緒七・三・二〕

○東瀛近耗

日本西字報謂、日本外務大臣以駐京公使時思度、商議琉球之事、未臻妥善、因上疏彈劾謂、其不稱厥職、將別簡大臣、充皇華之選、持節來華云。日本人新報有謂日本此時須發兵、尅日以進攻中國、俾先聲奪人、克收厥功也。噫、爲此言者、自以爲富強莫及、可以憑陵中國矣。不知中國於武備及財用二者、尚在日本之上。新報之論徒資人笑柄耳。真不值一噓也。西報所論如此。可謂旁觀者清矣。

〔一八八一・四・七、光緒七・三・九〕

○中東傳聞

日本駐京公使、於正月浩然言旋。現已抵申。蓋係由東道陸路而行也。駐津西員、因其出都門時、匆匆登程、大有迫不可緩情狀、咸相應度謂、中日締帶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恐今後將多事矣。茲據津人來函云、中日失好、實非隱傳。緣日人蔑視中國、久若無人。前者、俄人方排疊端於外、直隸又屢遭水患於內、值我修好鄰國賑濟災黎、勢難旁貸之時、而彼乃乘我有隙、肆其鯨吞蠶食之私、拂亂我邊陲、剪滅我侯服、以爲中國勢微力弱、斷不敢與問罪之師也。琉球一役、中國之所以姑讓一籌者、良非無謂。

夫豈須臾忘報哉。今中俄和好、外患已消、海內奠安、士樂爲用、國家素所稱助臣大將、堪以倚爲屏藩者、固無恙也。猛士精兵、平日願効驅命者、又不乏也。山海關防兵、業由鮑爵帥裁汰老弱、悉成勁軍。邇來會伯撫升授陝甘督臣、左侯相入贊樞機、各處簡用重臣、率多親列戎行、身經百戰者、天下臣民、無不知曲在彼而直在我者。於以告廟誓師、同仇敵愾、上以抒公憤、而下以盡忠忱。不此之圖、將焉用之。李爵相素來謹慎持重。茲亦仗義執中、力主戰機。開將分軍兩路征進、一軍由水路巡遼琉球、一軍經高麗渡海直搗中堅。其從高麗進取之兵、即調現所駐防山海關者。書意大畧如此、而各處道聽塗說之流、又復紛譏不一。吾恐事或有因、殆非無風生浪、靈屬烏有子虛也。

〔一八八一・四・一二、光緒七・三・一四〕

○飭議琉球事

琉球之事、在中朝原非置諸度外。特以向與日本和好、不欲遽開邊釁耳。茲有自京都遞到信息得悉、中朝已飭南北通商大臣、妥爲籌畫矣。諒將上諭恭錄左方。二月初二日 上諭。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擬辦琉球案一摺。當經諭令李鴻章、劉坤一等、妥籌具奏。茲據該督等先後覆陳、覽奏均悉、原議商務一體均沾一條、爲日本約章所無。今欲援西國約章辦理、原非必不可行。惟此案因球案而起、中國以存球爲重。若如所議、劃分兩島、於存球祀一層、未臻妥善。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向日本使臣、悉心妥商。俟球案妥結、商務自可議行。

〔一八八一・四・一三、光緒七・三・一五〕

◎攝存琉球體

日本於琉球既已夷爲郡縣。其蔑視中國、欺陵弱小、即使蘇張復生、亦難掉三寸之舌、代爲辯論。其理之是而非、事之直而非曲、然而中國絕無纖微激於辭色。若惟知大度包荒、含宏無外者、何也。蓋不欲自爲戎首、遽開邊釁、致失二百餘年輯睦之誼也。乃日本竟懵然不知、悍然不顧、每事必先發制人之舉、冀中國恤其強橫、畏其勇武、必化視、低首下心、聽其爲所欲爲、而莫之與較。恭讀二月上諭、是日本又藉通商爲名、恣肆干求、欲開中朝之口、而奪其氣、再不敢復提及琉球一事也。日本之設計、其亦狡而狠哉。雖然事勢何常必謂人莫已。若於以予智自雄求濟所欲、迨至情現理細、人不能堪、則事將決裂、即大勇亦有坐困之時、而潰敗遂成不可收拾。在日人處心積慮、乘時啟釁、亦謂中國今日內寇甫平、外患未已、凡事動計萬全、若與日本搏兵、勝則不武、不勝爲笑。長慮卻顧。故委曲以敦睦、惟期相安於無事耳。至於中國人心、憤激志切同仇、情殷敵愾、每一言及日本肆且憑陵、即婦人孺子亦不勝切齒、則有所未知也。故近來心不自安、常有不言不商之日人頻到京津、坐探專機、一如諜者。現當河冰解凍、往者更覺實蕃有徒、則其窺探中國情形、偵伺中國舉動、亦可謂至亟且切矣。論者謂、觀日人情事如此、則其心志餒怯、有可想見。胡勿即防俄之師、鼓行而東、聲罪致討。一則前此餉項不至虛糜、竟成有用、一則所募丁壯、不慮撒散滋生意外。此蓋計之至善者也。然在朝廷之意、則始終以睦鄰爲重、使非日本於從美國前總統所讓之外、更索口岸通商、則亦姑聽所謂、將琉球境土、割同數島、俾存中山之嗣、而不復多與計較矣。夫中東毘連、有如唇齒。中國當今急務、重於防俄人之窺伺、而不重於戢日人之強橫。故於臺灣之侵陵、則償以兵餉、於高麗之迫脅、則許以通商。故示優容、冀其悔悟。庶幾輻輳相依、以永保其社稷。詎料、姑息適以養奸、包容反同畏葸。琉球之禍又不旋踵。是日人之不能以德感

以理喻、已可概見矣。爲中國計者、今宜明告其使臣、中國藩服在所必保、外國見侮、在所必懲。日本若天誘其衷悔禍之、延交回琉球之土地、送歸琉球之君臣、俾得守其宗祏、撫其衆庶、相安相保、歷久不渝、則中東之交可以永固、否則惟有出於戰耳。似此義正辭嚴、想日人亦無從置其喙而與我爭也。惟此事須先遣有重臣、督帶兵船、馳往琉球、諭其臣民、妥謀撫輯。凡一絲一粟、不可取諸其境、以杜外人覬覦之旨、而示中國懷柔之大。蓋必仁義昭著、然後可憐敵氣、而洽衆心。所謂軍有君子之名、師著仁人之號、不必兵刃、既接而勝負早已豫決也。日本海道紛歧、自元太祖不能得志、致敗其輕侮之心、以迄於今、中國水師似難深入其阻、以彰撻伐。然仗義執節、師出以正、則又不可與元代相提並論。蓋保琉球、實以保凡爲琉球者也。挫日本即以挫凡爲日本者也。皆中國固屏藩、安社稷、而藉以保邦、禦侮之至計也。

〔一八八一·五·二一、光緒七·四·二四〕

◎論日本裁減經費

日本自步武泰西以來、百廢具舉、政令一新、高談時務者、見其力戒因循、志好奮發。且又揚兵臺灣、剪滅琉球、脅服高麗、以爲效可逆觀。其國固未可量也。乃會未十餘年、而度支告竭、入不敷出、所欠國債比諸從前增多、幾至百倍。近又以經費浩繁、將各衙署人員、極力裁撤、即出使外國人員、亦祇留正副參贊一員、而國家所設電線局、向用西人管理者、早經裁減。今更多所辭去、僅留三人。一在長崎、一在橫濱、一在高碑、聊足以傳遞消息、以歸簡便、而節虛糜。由此觀之、則其國用不足勉強支持、固可默喻於不言之中矣。夫日本立國二千餘年、一姓相傳、政教整肅、民俗儉樸、各島列侯世守厥緒、安貢賦之常、鮮弑亂之變、固所稱海外樂

土、尙存上古遺風者也。即時異勢殊、難以拘守舊制、然事出以漸、而不敢過於張皇、習爲夸詐、則內治修明、即有外寇窺伺、亦不虞守禦無具變起非常也。乃若若臣、並不深思長慮、祇欲博一時強富之稱、以厚自封殖、凌蔑與國、殊不知外強中乾、司農已難取盈、計臣且將束手矣。蓋日本各島雖多未闢之區、然環列於汪洋巨浸中、實不過墨子彈丸地耳。所恃者惟煤礦海物、然開礦之初、費用甚鉅、得不償失、獲利幾何。其海物之販運出口者、並非如市帛菽粟在在必需、且又各處皆有所產最暢銷之鮑魚海帶、要不足恃爲利藪也。夫有土始有財、幅帛褊狹。若此財用優絀可知、乃竟不務爲樽節、是猶溝洫之盈、其澗有可立待者也。若謂英國之在歐洲、亦實然三島耳、地不可廣也、民不加聚也、而百餘年來、富強如是、且能控制及遠、藩服所屬偏於地球之內、舉天下萬國、莫及其雄。豈非國勢強盛、並不在土壤廣狹。惟能力征經營、即可虎視八荒、龍驤四海哉。不知日本通商之利、財賦之充、又難與英國相提並論、英自得有美洲以壟耕種通貿易、而國運發日盛、旋又得印度以爲外府而控馭、遂及於東南洋諸島嶼、則其國之雄強、又何疑焉。若日本銳意揚其威武、不惜鉅款、製造戰船、僅惟琉球高麗、不敢與敵、而臺灣則欲取不能、唐太則拱護恐後。即有堅船利砲、末由一試以逞其雄心、而究之、戰能勝、攻能取、尙未得知也。亦徒耗其有用之財、以備此不急之物焉耳。而輪船往返、欲謀通商於外國者、尙相望於道、無論使臣遣征商立約章事、未可成徒耗經費也。即各國皆樂與通商其土物之宜果足以獲利乎。亦祇見其財日盡、而民日窮已耳。是裁減經費一歎、乃日本此時至亟之務也。尙由此而幡然變計、以安民爲心、以睦鄰爲念、務農惠工、更節財流、則源雖不裕、而量入爲出、以守其國、尙可免肘腋之憂、而弭齟齬之禍也。蓋日本物產、殊非蕃盛、而銀紙一項、詐僞叢生。即境內之民、尙不足以取償、而各國販運入口之貨、悉罄其金銀以購、則財有繼而無盈。無論賢智、莫不知之。若復強強支持、

內帑不足、又不能取償於鄰國、此必做之道也。故今之裁減經費、尙幸見及於早也。嗚呼、撫有國家、卽理財一事、而不審其先後之序、辨其緩急之宜、措施可爽、權衡悉當徒馳域外之觀、驚遠馭之術、其如力之不濟、適以貽悔於後。何哉、若日本所爲、固其顯然彰著、而爲人所共明者也。

（一八八一・五・二五、光緒七・四・二八）

#### ◎論修戎備

近日道路傳說有謂、京都籌備軍務、十分緊急、幾於惟日不足、殆無暇晷。現聞、俄國和議已成、似無所用其威武、而顧汲汲若此、殆爲日本事也。此說得自西報傳述。想亦有聞必錄以符日報體裁而已。其事之是否、尙未得知也。然中國軍政廢弛已極、若必待有事之時、然後彌縫補苴、則急何能濟。故必修備於平時、然後收效於一旦。書所謂克詰戎兵張皇六軍、易所謂除戎器械不虞、傳所謂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皆平日訓練、以成勁旅、儼若敵國以隱杜禍機、潛遏亂畧、非必有事、乃蒐其軍、亦非欲與鄰國爲難、乃整旅也。然則中國今日之籌兵籌餉、不敢稍緩者。夫亦爲未雨之綢繆、期有備而無患焉耳。豈必欲有事於日本哉。雖軍國重務貴乎嚴密、若遽宣示於外、則深慮有寺人貂之流致多魚之洩漏、而師出無功、故中朝之舉動、並非外人所得知。此之傳說、要不過本其胸臆之私、以爲此揣度之語。然吾謂、中朝卽決意用師於日本、亦不必過爲隱障也。蓋琉球一事、曲在日本、而直在中朝、卽顯揚其事、馳檄遠邇、聲罪致討、以存小寡保藩屬爲辭、則師出有名、誰不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實足張中國之義聲、而視強鄰之狡魄者。想和好各國、亦心折於是非之所在、而不敢爲左右袒也。審是則中朝亦何必用其諱飾哉。且中朝若與日本爭琉球、亦正不必勞師遠涉、用彰撻伐之威、誇管架人之畧也。祇將其事據理以反

覆辨論、彼若肯聽吾言、惠顧舊好、反琉球之君、歸琉球之地、正之以疆界、申之以盟誓、俾相安相保、永久勿渝、則固如天之福、生靈之幸也。不然則我可告諸通商各國、絕其和好、辭其使臣、嚴防疆吏、勿復與通、所有中國口岸、密為稽查、並不准有日船闖進貿易、則彼進無所得、不及數月、必將坐困。倘恃其船堅炮利、侵擾沿海諸郡邑、我素有備、來則急擊、退則勿追、一方有警、近者赴援、遠者邀截、彼即用子胥之法、亟肆以罷我多方以悞我、而我並不必往來奔命。想亦未必遽能得志於我也。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日本之與中國通商、其利在於日本。計歲中販來貨物、俱屬玩器居多。並非如布帛菽粟為日用之所必需、即有海鏡、終不敵中土之糖、而輪船往返、早已奪我江湖之利、倘一旦封禁口海、在我固無所損、而彼則將不利也。此先在所宜知者也。若謂鄰釁既啟、則沿海騷然、防不勝防、守不勝守、將有憂之、以審其詐謀、竊作漁人以坐享鷸蚌相持之利、且我水師素稱不逮、將何以戰、是妄動以速禍也。不知形勢既殊、則成敗相反、以中國往門日本、則十負而一勝、以日本來寇中國、則有勝而無負、何也、愈大猷、威縉光諸名將之遺法、俱在固可做其意而定其計、以明代關寧當權國是、且不可問之。數子者尚能收禦寇之功、以顯勳名於當代、垂傳烈於無窮。況今日聖明在上、賢能萃聚哉。雖然此特就兩國情形論之、非必謂中日之宜出於不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也。蓋琉球一事、中國若力持其讓、即甚周折、亦可有成。要在日人重念輔車之勢、唇齒之誼耳。凡所云中國整頓軍兵、將有事於日本者、想亦日人理屈氣餒、故為是言、以探中朝之意、外人聞此、因互相傳說耳。則即謂子虛烏有之談、可也。

○中東輻陸

近閱日本人所創興亞會刊有日國駐港領事官函致會內同人之書、而知中東之宜和好而不宜搏怨、誠亞洲大局所關。凡深識之士、皆能洞悉其故也。

況身為重臣、名著宇內、而繫朝野之望者哉。僅節錄其畧以備覽觀。書云、駐劄香港領事安藤太郎、致書本會副會長渡邊洪基閣下。前者、因公赴廣州、獲晤張制軍。叙畢杯酒閒談。制軍曰、兩國同在亞洲、輔車相依、誼若兄弟、文物風俗、蔚然相同、則凡遇有交涉之事、尤當益加親密。至於貿易中國商賈往貴國經營者、大抵粵人居多。今得閣下駐劄香港、力為貴國商人擴充營運。是於香港亦大有裨益也。迷聽之下、欣悅良深。僕答以一切事件、尚煩大人照拂、則受惠良多矣。敝國新創一會、名曰興亞。乃敝國諸紳商同志、聯合鄰國、以圖振興亞洲也。中日兩國須以輯睦協同為主義、故設漢語學於會中、聘良師於貴國、傳教生徒語言文字、以仿英法互操其音、不啻援筆陳情。此為興亞基本、即貴國現駐我東京何欽使、亦稱美此會於弗置。由是同志者日增月盛、因擬每月刊發一書、備載會中諸事、俾同人得以周知。制軍曰、旨哉、興亞之稱也。既有刊書、乞借觀覽。僕答以編報之書、用國語為常。惟事關兩國者、必用漢文列報、容俟送呈左右。如賜覽觀、何幸如之。此去年十一月十七日事也。觀領事此書所述之旨、中東兩國大局、亦可想而知其梗概矣。

(一八八一·六·八、光緒七·五·一二)

◎論船政

中國近於船艦一事、最為留心、而設局以來、雖日有製造漸覺成效克收、特每至製造鉅艦、則稽延時日、費耗資財、轉不能與外洋分道揚鑣、齊驅並駕。此何故哉。前聞、福州船局、擬造二千四百匹馬力快船、繪圖三年、尚未得其要領。曾為論及、而深望謀國是者、早為圖及也。茲得閩中消息、謂秋間或可興工。惟船中所需鐵龍骨及車軸輪機水艙等件、必須購自外洋。前月已發電音、請駐劄德國欽使李丹崖、代為定造、先將龍骨寄來。其餘

各件、則陸續分寄、約計鐵龍骨到閩之期、當在夏末秋初。至各件、非明年不能到齊、尚有船上各小件、由閩廠自製、所有圖板、刻下尚未發廠。去年估價此船、約需工料四十萬金。惟遷延太久、既無洋匠督率。又無精明強幹者、主持其事、祇聽生徒工匠各逞私智、誠恐事涉因循、或多糜費云。夫西人製造船艘、必取其工料堅固、駛行利便、可以抵風濤涉艱險、原不計所費之多寡也。中國倣行西法、事事每虞不逮、而先以糜費為慮。豈非適授工匠以口實、而未由專心致志竭慮殫精、各克盡其材力、運其匠心、以詣西人之堂奧、而日精厥詣哉。將所謂欲成大事、不惜小費者、果於意云。何也。竊以為、中國師船不可不如西國、亦可不必盡如西國。何者、今自歐羅巴洲諸國、以迄美洲之合衆巴西、亞洲之日本印度、皆有絕大鐵艦、以鎮守其海口、以游奕於洋面、無事則以耀威武、有事則以備戰攻、幾若國無堅大船艘、並不可以為國。多者八九艘、少亦一二艘。以日本僻處東瀛、其全境僅當中國二三大省、因購有鐵艦、遂侈然自大、龍驤虎視、肆其憑陵、侵我臺灣、迫我高麗、蕩滅我琉球、則船政之宜修、在中國尤為急務、亦可以於此窺其端倪、而決其意計矣。若我亦有鐵艦數艘、足與相敵、則士有奮心、人無怯志、何難與決一勝負、然後徐聽各國之調停哉。且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我果水師訓練、擅雄海國、彼又何敢生輕蔑之心、收欺陵之念也。此知師船之不可不如西國、非徒以威敵而服人、亦以守國而杜患也。其謂不必盡如西國者、則以中國地方遼闊、口岸紛歧、防不勝防、守不勝守、徒恃師口以自固、則所費甚鉅、若祇停泊海中、而不令往來以涉風濤、操演以習攻戰、日久朽壞、轉成無用之物、則有船與無船等、而鉅萬之資、無異付諸東流、殊為可惜。且一艘之值、為數不貲、竭一省所入、購諸外洋、斷不能多得。若各省盡如西國師船備具、轉有資財不給之虞。此不待深識之士、亦知其緩急之所在。又中國自古祇有海防、而無海戰。並非外國以通商為養命之源可比、必須以兵力濟

其商力、即有敵國來侵、我能持重、以老其師、彼必坐困、固無俟與之角勝於驚濤駭浪中也。是我之師船、足資巡防、已可制勝、而不必心存馳騫。志在誇張謂、西國所有之船、我當盡有之也。然則我之所以修其船政、練其水師者、斷可推矣。於通商口岸、則由洋稅所入、以購造一二鐵艦、而令其護送漕船、每歲聚操於津沽海中一次、於濱海各處、則由地方官以製造各式師船、亦令其會同鐵艦次第操練、凡管帶人員、必須明於改造修葺之法、而克擅其駕駛指揮之能、船有損壞或不合用、悉責成其料理豪傑、既得以此為登進之階、人才即可以此為磨礪之具、行諸數年、水師之雄尚有不逮西國者、決不之信。

（一八八一・六・一七、光緒七・五・二二）

#### ○日人籌備海防

自中俄協和以後、我國於要隘之區、猶嚴守禦、未盡撤防。鐵甲戰艦仍復購之於歐洲、水雷火器、迭次講求、一以新法、先以重兵駐鎮關東、鷹眸虎視、形勢尤雄。日人始欲割島以界我、籌議未成、輒先食言背盟、駐京公使忽爾取道陸行、言旋其國。於是、日之人士、皆恐我以關東之師、因利乘便、以問球事。爾時道聽塗說、論辨紛然、閭閻私議、或有自咎其縣球之非計者。日廷特派金剛兵艦、游歷滬地、探悉情形、始知中國志在自守、初無意於是也。然比聞、日於海防亦復日夜注意、籌備經營、不遺餘力。橫濱觀音崎地方、創建砲臺、已經竣工、鞏固非常、特為險要。對馬島等處、亦撥陸續建築砲臺、以資堵禦。此皆未雨綢繆、及時整頓。幸沖繩之無事、而得以養其兵力、備厥邊防、則知日人固未嘗一日忘球事也。近更爲籠絡朝鮮計、欲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以觀日人之處心積慮、域外自雄。豈不矯矯於東瀛也哉。



〔一八八一·六·一八、光緒七·五·二二〕

◎書西報論中國水師事後

西報謂、中國邇來留心練習水師、頗爲不遺餘力矣。近約有八千人能深  
知駕駛船艘、暗練放鎗等事。復延有法國武弁二人前來中土、教習士卒。  
聞此二人實法國水師中之矯矯者。刻已議定章程、將呈李伯相觀覽、即行  
照章訓習。又聞、美邦水師提督奮夫脫、現已來華、如能延其教習、誠爲  
中國之大幸。即使奮夫脫不允、當此任而既得法人爲之指示、中國水師必  
能蒸蒸日上。中國於琉球之事、與日本爲和爲戰、尚在未定。有此練軍、  
當不難防禦也。然須專聽法人教授、而以華官襄助其間、則水師之能成勁  
旅、可以翹足而待矣。閱西報所論、似以得延法人教習水師、而中國之積  
弱、庶幾一振也。然自道光年間留心時務者、即謂中國欲禦外侮、必須師  
敵所長、以攻敵所短、而於沿海之區、當將舊日師船、酌量改造、而又須  
募集漁人蛋戶熟知風潮、習悉水道者、以充當兵勇。乃數十年來未曾聞有  
一船足與西船頡頏、有一卒足與西兵軒輊者。惟髮逆之亂、長江水師、經  
彭宮保訓練、克稱節制之兵、終賴以平大寇、而奏膚功。而粵之紅單船黨、  
亦是一時翹楚。然臺灣一役、竟以日本有鐵甲三艘、不欲遠開邊疆、隱忍  
聽人調停、而成和議。是知器須備於平日、兵貴練其素習也。今者、俄人  
悔禍、言歸于好。軍務之興、或可免事出倉猝。然西鄰雖無實言、東鄰總  
多窺伺。故中國之練水師、尤覺汲汲。而西報亦爲言及而不能自己也。竊  
以爲、俄與日本素有憑陵中國之心。今縱委曲相從、而求一時暫安、終將  
必出於戰。譬如人身有痼疾、非用毒藥以攻之、使其脹眩、疾必不瘳。又  
如人家有不肖子弟、姑息日久、非大加懲創、必不知悔改。俄之在中國、  
亦猶是也。即日本之在中國、亦猶是也。則今日之訓練水師、原非專爲戰

俄計、而儼若爲戰俄計也。亦非獨爲戰日本計、而不曾爲戰日本計也。蓋  
我必有可戰之具、能戰之人、然後軍威克振、先聲足以奪人。強大如俄、  
貪橫如日本、或將有怵於心、而漸戢其志也。然中國之宜練水師、則尤不  
重在此且亦不必專恃外人之教授也。何則中國幅員廣闊、水道分歧、以言  
禦侮、必先能守而後能戰。故自古經邦之要、詳於修內、而畧於攘外。且  
與海寇馳逐於洋海之中、以徵倖於一勝、則師勞而力分、即有百練之軍、  
難操一勝之券、固不如申明紀律、分畫界址、設立汛卡、嚴防弁兵、合天  
下水師、分爲內河外海、南洋北洋各就適中之地、設經略太員以節制之、  
如南洋有警、則北洋水師祇往來巡察、以視其動靜、以遏其侵軼、而不必  
赴援以致罷於奔命也。北洋有警、南洋亦然。外海有寇、內河水師祇慎守  
險要、以絕其窺伺、以防其闖入、而不必調遣以致不習形勢也。所有各  
幫水師、悉責成經略、無事則講求操演之法、有事則籌畫守禦之方、兵  
不必多、抵求精銳、船不必大、抵求堅靈、鎗砲藥彈不必兼備廣蓄、祇求  
免乎朽腐。而又每歲則爲經略者、撤齊會操一次、復令每幫輪駛赴都、  
以資歷練。凡所經過、必令記其程途、詳其險阻、繪圖貼說、以察督撫之  
才能賢否。如是則水師必有可觀。又何難媲美西國、而威行海表哉。然非  
實事求是、則仍紙上空談而已矣。

○東瀛近報

日本遞到信息謂、高麗朝廷經派有學童數人、赴日本之大阪地方、學製  
銅器及染練牛皮工藝、已於前十數日、行抵度嬌處。不久可附日本郵船  
到大阪矣。又日廷簡派大臣澳伊藤基、前赴琉球、以補授阿堅尼花地方總  
督之缺。現已戒備行裝、往赴新任矣。

〔一八八一·六·二四、光緒七·五·二八〕

## ◎舊日本新報後

日本邇來留意海防、密益加密、即其國新報亦時有微旨、以爲非此無以示威而防患。蓋其所重者、不在俄人而在中國也。昨有新聞紙又謂、日本兵部曾繕成其國地圖一本、極爲詳晰、以備將來戰守之用。凡某地可以屯兵、某地可以屯糧、某處可以築砲臺、某處可以資接應、無不開載於上、不知何故。此圖入於中國欽使署中。於是日人深相詫異、亟爲查訪、始悉總兵官衛前賴及沙衛伊二人所爲。惟是送是賈、尙未得悉、遂將二人發押、以便訊究、而沙衛伊旋在獄自殺、後復以此圖歸總兵官沙衛嘉稟呈管、並疑其有所洩漏。又復拘訊、嗣經訊悉與無干涉、即行釋放。詎、沙衛嘉稟於獲釋之後、得有癩痴之証、經送往醫院調治、未幾亦尋短見以死。故現尙未提訊衛前賴、以究此圖之何由得入欽使署中也。夫國之大事莫重於兵戎。故辦理軍機人員、較諸大小臣工、倍昭親信、而深資倚畀。誠以事機不密、則貽誤匪輕、未容以浮譏傾邪者、側其選也。日本不能慎密於先、而紛紛查究於後、抑已晚矣。然東瀛之事、凡有傳聞、每多失實、安知茲之所言、非復等諸道聽塗說者耶。夫沙衛伊之早爲引決、或者情虛畏審以免罪、至法加微受凌遲、事未可知、而胡以沙衛嘉稟始雖疑勝交乘、終蒙覆盆得雪、幸獲置身事外、又何忽得癩症而卒不得其死歟。豈非傳者、以此圖實繫日本之安危、此獄實爲近時所罕見、故特爲此迷離恂恍之旨、以駭人聽聞歟。然即此一事亦可以見日人計則甚狡、而情則甚虛。且必欲與中國爲難、以期其志之得逞矣。觀於新改政令、擬將華人之在其境者、遇有訟獄、須歸日官審辦、而視中朝所派欽使領事、有若贅疣、即顯遠萬國公法、亦有所弗恤。是其輕蔑之心、懣隍之念、著於平日、久思洩發、而後一旦悍然不顧、以爲我用我法、莫奈伊何者也。然此事果屬訛傳、在我朝欽使、固可一笑置之、而不復與較。若經明定章程、有文書以移咨、有告示以曉諭、則我朝欽使正可據理以爭、援法與辯。彼固執此議、事在

必行、我欽使即可下旗告絕、立飭各領事、同整行裝、回國覆命矣。蓋我民不能保護、國體攸關、斷不可隱忍以相從、而至貽笑於天下萬國也。至於此等地圖、即或得之、以致彼與大獄、與我固無干碍、可弗與聞。倘彼咨問、則開誠布公、明以告焉、亦無不可。且令彼知我中國坦懷相與、絕無窺伺之思、亦無陰險之謀、光明磊落、正中國所以爲大也。蓋日本之嫌疑不釋、危懼不安者、祇以琉球一事、中朝必不肯置而弗問耳。然無端而翦滅人國家、併兼人藩服、於理則不順、於情則不公、曲直所分、是非所在、即婦孺諒亦知之。中朝何難仗義執言、布昭中外。爰整師旅、以武臨之、日本兵雖練習地據形勢、而當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想勝負有可預分、成敗有可立決也。則此地圖在日人視爲守禦之秘要、而不容輕洩者、在中朝已如聚米以爲山情形、早在目中矣。日人又何曾見及此歟。

（一八八一・七・八、光緒七・六・一三）

## ◎琉球難民不應交日本領事

昨日西報所載上海信息謂、昨有中國漁船帶有琉球國遺風難民、至上海交與日本領事、領事待之甚厚、擬即送回琉球、俾歸故土。是事也、殊屬大謬。不然深堪駭異。夫琉球本我朝之藩屬耳。向來福州等處、如遇有琉球國遺風難民、皆由地方官撫恤保護、附海船遣歸其國、向無異說、誠重視乎屏藩也。茲乃暖手於日本、豈以日本既已翦滅琉球、夷之爲縣、改曰沖繩、故不以屬國視琉球乎。不然則已甘心拱手、以琉球讓之於日本矣。四方之切覲瞻者、即此一事、有不笑中國之無人哉。或曰、唯唯否否、尙有辨也。茲之拯救琉球遺風難民者、乃漁船也。漁人皆村氓野蠻、罔識大體。既已拯之於風濤險阻之中、視其衣冠言語與日本相彷彿、故一至上海、即交之於日本領事、以卸仔肩。初不計其有他也。此一說也。或日本領事

知漁人拯獲琉球難民、即遣人往取之、將來送歸其國、以爲己功、亦未可知也。此又一說也。皆不得爲中國地方官咎也。然則中國地方官可以置身曲外乎。則又不然。凡屬材幹之員耳目之職察維周境內一切之事、悉皆其精神之所運、知有琉球難民必令漁船送交。豈有漫無覺察、有同木偶。惟是實人當寬、論事宜恕。此則偶然一藩之差、原爲意料之所不及、前車可鑒、補牢未晚、以後當出示諭告漁船。凡無論何國遭風難民、即令交於地方官、不得輒交別國之人、以自干咎而取戾、如是庶幾兩盡矣。

〔二八八·七·一一、光緒七·六·一六〕

◎書西報論琉球難民事後

前錄上海西字報有謂、琉球國人有船遭風、爲漁船所救、送交日本駐滬領事、蒙待之甚厚、將遣回琉球、俾歸故土云。此說也、本館嘗疑之、以爲琉球船在中國海面遭風、爲中國漁船救拯、何爲送交日本領事。又何煩日本領事、護送回國。蓋以琉球固中朝之藩服、所有漂風難民、屢經閩浙各省地方官撫恤保護、資遣回國、有成案可稽、有公項可撥、先行辦理、然後奏聞、固非事出於創也。茲中國漁船既救有琉球難民、何故而不送交地方官、轉交日本領事也。此誠猝索解人而不可得者也。茲閱本港西字報則謂、此等遭風難民、先經華人救拯、送與地方官、及後日本領事得聞其事、乃移文與華官、討此難民既帶回領事署中、則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極意撫恤、擬有便船送回琉球。西報因論之曰、此誠華官之失察也。夫中東爲琉球之事、各有芥蒂於心。終將爭辨其是非、金玉帛而以興戎相見。通商諸國又將出而爲之調停。今以難民交回日本、是自棄琉球而外視之也。異日者齟齬既形、諸國觀和、中朝既堅持其議、以爲琉球應受冊封、久修職貢、固我之外藩也。而在日本、則又倡借於衆曰、恤人之難者、人始樂

輸其誠、救人之災者、人始託庇其宇。前者、琉球商船在中國臺灣爲生番所戕害、並未聞中國念簡書之義、爲除暴之謀、琉球走懇於我、乃赫然震怒、爰整師旅以問罪於生番。嗣因中朝聽各國所謂、許償兵餉、及撫恤被害親屬各費、然後息師以退。是日日本視琉球、如藩服。休戚與共、治亂相關、此其明徵也。故復爲之、計其利弊、改其政治、俾萬世相安、同保境土、而遭風難民亦不使仰鼻息於他人、自爲調恤、自爲保護。不然中國豈肯無端而償以鉅款、無端而交回難民耶。即此一事以觀、而琉球之屬日本、不屬中國、可以瞭然而無疑義矣。又何爭焉。此所謂華官之失察也。西報所論如是。抑何深悉日人之隱情而直言無諱乃爾耶。蓋天下事惟傍觀則清明、亦惟當局則昏而暗。琉球難民不宜交日本領事、正不獨貽日人以異時相爭之口實已也。祇言國家典制、亦惜不知遵守矣。中國官吏每好拘文牽義、罔知變通。簿書期會、則故事。奉行。典禮。政刑、則具文徒守、遇有勇敢辦事者、不謂爲剛復自用則謂爲鈞譽沽名、甚且忌諱、交乘糾參立至。故凡中外有所交涉、則驚惶顧慮、罔知所爲、輒謂、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必欲使國體日蹙、棄條扼腕、然後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此皆畏葸之過、因循之累也。然非此則又不能以偷旦夕之安、而處崇高之位矣。故爲外人所窺、得寸則進寸、得尺則進尺、以恫喝行其詐謀、以勇決傳其貪黷、以假仁假義、濟其私圖、以必求必得、壞其慾壑、而在中國當道、且視爲易、與狃於羈縻之說、甘爲和款之謀、而不知彼厲隣狙伺者。且將玩弄我於股掌之上也。故即此等難民初視之、似甚無關輕重、及再三推求、則國體攸關、事機攸繁、眞所謂合九州之鐵不能鑄成此錯者也。一悞再悞、天下事從可知矣。謂之何哉。雖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則惟有深望身膺鉅任者、留心時事、洞悉敵情、審理必明、當機立決而已矣。

〔二八八·七·二一、光緒七·六·一六〕

## ○遣臣晉都

聞申報謂、昨接天津來信稱、琉球有遣臣二人早到天津、願求李伯相轉奏朝廷、命將出師、雪仇復國、第其行踪甚秘、並不輕易見人、故無有能識之者。現此二人中、有一染病、延醫入視、醫士叩其里居姓氏、皆脆辭以對、且言語不通、半係僕人傳述、或係筆談。醫士懷疑、厥後察知踪跡、聊爲慰籍。乃其人即大哭謂、國破家亡、生不如死、君何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耶。於中間答、又有使君設身處地、又當如何等語。現聞、一人已晉京、一人尚在津郡。其住處非有來歷者、不能擅到。故知非假冒云。按、琉球爲日本竊滅、在中國原不能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無所動於心。今既有遣臣、不願死生、跋涉關山、如申包胥之哭於秦庭、向中朝求救、則字小恤難之義、正當從簡書之言、速爲援手矣。現俄人和議已成、所募防兵勇、正苦於無用武之地、則何弗移師東指、一申大義於天下歟。

〔一八八一・七・二五、光緒七・六・三〇〕

## ◎日本通商當以中國爲重

日本與中國立約通商、互相貿易。其出入之項、一歲之中、蓋亦所關非細。其國中所產之物、分爲四大端、曰陸產、曰坑產、曰水產、曰製產。陸產者動植物也。坑產者金石等物也。水產者海物雜錯也。製產者以人工化學而爲之者也。日本於東京地方、設有通商衙門、每年會計、其出入自泰西諸大國外。中國之貿易、實爲獨優。通商局中之人曰、中日兩國之人當結之以信義、聯之以意氣、開誠布公、相見以天、則貿易必日見其大也。是誠然矣。然邇來中朝以日併兼藩屬、改琉球爲沖繩一事、實有不懷於心。

廷議往返、迄無成說、三年於茲、未聞後命。故欲中日之輯睦友誼、慎固邦交、和衷共濟、以維持亞洲之大局、而致貿易之日興、必自此始。否則亦徒託諸空言而已。何則日廷果能示大義於天下、一旦將廢置之琉球、返其君臣、還其土地、俾其仍續千餘年來自立之統緒、不至於不祀忽諸、以後仍聽其兩屬、爲中日貢獻之邦、兩國俱不食其土地、世世子孫維屏維翰、爲中日不侵不叛之臣。豈非中日之嫌隙、自此而消、歡好自此而結歟。通商之局、永保無窮、有可知也。蓋我華人通商於日本各埠、消售貨物、多用紙幣、一也。鮑魚、海參、藥材等物、非泰西之所重、而消流於中國最旺、二也。華人之商其地者、多能效日國方言、彼此往來、情淡意投、無泰西人之亢傲、三也。是我中國通商於日、固大有造於日本者也。日本廷臣何不於利益之間、而悉心以權其輕重也哉。

〔一八八一・八一六、光緒七・七・二二〕

## ◎論日本當與中國和

日本立國於東瀛、與我中朝、原不過一衣帶水之隔。向已相通我朝、歲遣海船、前往互易貨物。特我往而彼不來、其知我國之性情風俗、蓋已審矣。兼以文字相同、日之文士喜購我中國書籍、尤甚於珍異。是則兩國之交、原非等於尋常矣。我國商人之往旅於長崎者、款待之厚、優禮有加。自與泰西通商以來、崇尚西學、倣倣西法、遠傲然自以爲長。由是輕我中朝、跋扈飛揚、不可復制。始倣臺灣、繼滅琉球、處心積慮、以與我中國爲難。嗚呼、我竊以爲日人計之左也。夫日本與我土壤相連、犬牙交錯。其國三島、蜿蜒連綿、巨峙東海、勢若長蛇、隱然爲我國之屏蔽。故日本與我以大小言、則兄弟也。以情分言、則鄰好也。固當如輔車之相依、唇齒之相毗、然後可內以治民、外以禦侮、無事則盟聘往來、修和講好、有

事則並稱齊驅、互爲指臂。如是則日本方足以自強、通商諸國皆有所顧忌。乃日本不知出此、眈眈焉逐焉虎視鷹瞵、專以伺中國之釁而後動。曩者臺灣之役、藉口於生番狀害流民、興師致討。不知臺灣乃我國家之所轄也。無故以兵旅入我之境、是謂之侵。琉球之藩屬也、爲千餘年來自立之國。無故而翦滅傾覆之、虜其君臣、併其土地、夷之爲縣、隸入版圖。是其自中早已無中國矣。日本屢加無禮於我、使我中朝赫然震怒、命將遣師、西向問罪、纜艦巨艦、電激颯馳、以索盟於城下、亦何不可之有。惟我中朝大度含宏、恢乎問外、輒睦之意、始終不衰。惟是文告之辭、互相詰難、而日本一若以爲大辱、意欲與我中朝相見以干戈、而不以玉帛、日夜講求戎事、長崎·神戶·大阪·長門、皆建築砲臺、置設戍兵。至於橫濱·江戶、則無論矣。於是、兩國內相防禦、外示羈縻、一有釁端、兵戎立見。願自旁觀論者謂、兩國皆不能出而戰於海上、不過如犬之嗥於門、鼠之門於穴而已。其料日者謂、日本近日民窮財盡、帑餉匱絀、每歲度支、入不敷出、國債之積至盈千萬、幾於國不可以爲國。今一旦驟欲興師動旅、勞兵襲遠、恐日廷未必有此餘力。故日本必不能來中國也。其料中國者謂、我中朝素不喜勤兵於遠。況乎、元代之事可爲殷鑒。倘日本不來擾中國、必不懸師壓境。況乎中國之所謂火輪戰艦者、但行內洋、固未嘗出電池一步也。嗚呼、或者之料、是固然矣。不知日人好勇而狂、將來窺中國之竝無舉動、必以爲真弱、而畏我借端挑釁、如臺灣故事、未可知也。惟我中國則斷不奮揚武功、及乎海外耳。然使日於琉球一事、更不能善爲我中國地、則中國豈真無法以制日哉。他日者閉關絕使、停止通商、彼此毋相往來、固意中事也。夫日之與我貿易、我固大有造於日也。日本所產海物·藥材、非泰西諸邦之所重、而惟售之於華商、此一利也。華人之商於日本者、多用紙幣類、皆以貨易貨、而泰西諸邦、則必以現銀、此二利也。中日相距密邇、商人之轉輸貨物者、稱爲利便、非若泰西諸邦之遠環瀛海、

動輒數萬里、此三利也。中日立約通商以來、日商之恃此爲生者不少、一旦毅然絕之、於我中國固無所損、而於日本恐所關甚鉅矣。是故爲日本通盤籌算、當急與中國言和而已。況乎、返琉球之君臣、不食其土地、不滅其祭祀、不夷其社稷、此甚盛德事也。日本又何憚而不爲哉。

〔一八八一·八·一七、光緒七·七·二三〕

◎續論日本當與中國和

日本之在東瀛、國小而貧、物產既非饒裕、工作所出、亦未能甲於一洲。其爲士農商賈、亦未聞有擁巨資懷多寶、席豐履厚、富至於千百萬者。其家少盡藏室如懸磬者、正復不乏以視乎。中國地大物博、人民殷阜、則固迥不侔矣。日人所恃者、其地形勢足據、矯然獨雄、可與中國抗衡乎海外、亞洲之有日本、猶歐洲之有英、皆以蕞爾彈丸、虎視乎四方、鷹瞵乎六合。然日人雖效西法、以治兵而講武、以強國而富民、而實遠不逮英者。則以海外無屬土相聯絡也。既無一屬土以爲之維屏維翰、心腹爪牙、則勢亦同乎孤立而已。近年以來、日既翦滅琉球、而復通商於高麗、眈眈以窺伺臺灣、皆其處心積慮而成者也。然不敢遽發者、憚中國之赫然動旅、問罪致討、或泰西乘公論斷、以持其後耳。願、日本之待我中國如此、而我中國之所以待日本者、當如何。則論者皆以自強之說進、或曰、日人以琉球一事、借端挑釁、項莊舞劍、其意可知。惟我中朝豁達大度、概與包荒、但以興滅繼絕之義、以相詰責、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其狡猾之智、自無所施。願慮其不得志於我、則逞志於東、將來侵略高麗、固意中事耳。夫中國之馭四彝、近者則馴擾之、遠者則羈縻之。要在發憤自強、使之不敢輕舉妄動而已。此萬世之良法也。勞師萬里、以越重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不待智者而始知也。元祖棄十萬之師於島中、其時兵力非不盛也。明

初有鑒於此。故於日人之滅琉復琉、度外置之、而於國威、初無所損。是二事者、固得失之林矣。此我中朝不宜與日本出於一戰也。待彼自來、而我亦不必往、以守為戰、即以戰為和。或曰、日本藐茲一隅、狡焉思敗、實因民窮財盡、思蹈前明割掠之故智、而又恐為西人所鄙夷、無端尋釁、橫啟兵機、朝野之人、無不攘臂言戰思快目前。其實日本等諸小醜、跳梁無開輕重。惟俄羅斯恃其兵強地廣、眈眈竊視、志不在小。況其窺伺高麗、欲肆其鯨吞蠶食、蓋已非一日矣。俄之土壤、復與中日相毗連、中固思俄、即日亦未嘗不患俄也。倘使中日兩國兵連禍結、正如東郭韓廬相持不解。適貽俄人田父之資、勢必乘機襲據高麗、遂成東方不可收拾之局。此正俄人千載難得之機也。夫既利在俄人、則在我尤有剝膚之害。縱得之日本、而失之高麗、亦未見能操勝算也。孰若先立於不敗之地、修其內政、而後及夫兵戎、勿徒以自強兩字、作紙上空談、而不見諸實事、果能富強、則日本方將求和之不暇、尙何敢箕踞西向嗚強如昔哉。此一說者、皆先盡其在我而已。老成持重之見、慮遠思深、瞻言千里、其為我中朝謀者至矣。夫以我中國幅員之廣、甲兵之強、人民之衆、物產之殷、而尙不敢輕啟兵端、以與日本為難、則日本亦當返而自思矣。其欲用兵於中國、果於其國有利與否耶。吾知其必不然也。然則日本而果有人焉、何不削沖繩之新統、而仍還琉球之舊名、歸其君臣、返其土地、使之仍為千餘年來自立之國、然後遣一介之使、告我中朝、自此永以為好、盡釋前嫌將見。泰西諸邦聞之、無不相顧、動色頰手、交脛伸大義於千秋、流嘉名於萬世。日本於此一舉而三善備焉。日本曷不早為之而奈之何、以琉球小故而致與中國不和哉。得其國、不足以為榮、併其地、不足以為益、而反有滅絕人國之咎、徒與中國隱樹之敵、吾竊謂日人計之左也。

〔一八八一・八・一八、光緒七・七・二四〕

◎論中日當合力以拒俄

日本未與泰西諸國通商之前、僻居東瀛、閉門絕使、幾於世外桃源。乃自美國開津而後、列國從而繼之、接踵駢肩、幾同於捷足爭先、為快然門戶之見、猶未盡除也。俄而義士憤於內、頑民叛於外、上將軍知不可為、乃歸政柄於國家。三百諸侯、撤藩納土、以封建之朝、倏改而為郡縣。此固日本千古以來未有之變局也。於是國君太阿自持乾綱、獨攬在廷、贊襄之者、急於功利之見、崇尚西學、倣倣西法、變本加厲、無微不至。西人見其勇於改圖、未嘗不喜而嘉之。然從而詘笑之者、亦未嘗無之。特彼不自知耳。彼自以為服西服、言西言、居然可為西人矣。不知優孟衣冠、徒貽譏於四鄰而已。吾觀日本人亦具有小聰明、特昧於大者遠者而已。其與人文也、觀而交際之閒、似若慷慨篤摯、一與相映、則盡變其初有所約言、朝許而夕違、利之所在、則棄信背義而不顧。祇知目前進德人言。嗚呼、彼欲事事則倣泰西、何於信之一字則迴不若哉。西國之信、雖如五霸之假仁義、而倉卒之間、定以一言、至後即持之不變、日本則未能也。日本畏泰西諸國、幾如畏虎、外掩其羸懼之名、而內行其詭媚之實、盛供帳隆禮儀、藉以交歡而修好、而實則由乎中倣而已。其於我中國、則輕之太甚。彼之意中、以為泰西諸邦之在中國、凌侮挾制、無所不至、幾於求無不得、索無不予、彼亦欲從而效之。蓋自變法而後、彼居然自以為廁於泰西諸國中矣。遂傲然以其所長、與中國抗衡、事事倣中國為難。侵臺灣、滅琉球、其顯然者也。試觀、日本於相拒密邇之俄、其敢如是乎。取庫倫易北島、定疆界、居民人、一切惟命是聽、有唯諾而無囁嚅。有委曲而無齟齬。然則其畏俄也、不亦甚哉。嗚呼、俄人為中國患、未嘗不為日本患。其為中國患猶輕、而為日本患、則眈眈逐逐、未嘗一日忘也。其為中國患猶淺、而日本則地錯乎大牙、勢鄰乎剝膚也。特此時尚未著之於外、故日人遂妄然自以為無事耳。日本之與俄境接、而事交地近而情迫、將來交涉之際、

一有紛爭、兵端立見。況俄人之於東海、其所注意者、不獨在日本、尤兼在乎高麗。其未敢遽發者、忌中國而兼懼夫英耳。顧、英於亞洲東境之事、勢不能執牛耳於其間。惟俟兵釁已成、乘公排解而已。是則亞洲之中、足以拒俄者、中國而已。日本國小而民貧、外強而中樞、俄人早窺其隱、彼特俟中日失和、稱兵備戰、然後從壁上觀、以坐收漁人之獲、而從事於高麗、取之反掌間耳。由是言之、日本於中國宜和而不可戰、宜親而不可疏、宜與中國同心協力以拒俄、則猶可以立國也。夫俄人非小弱也。地跨三洲、控弦、百萬帶甲之士、號稱勁旅、自百餘年來、在位者多雄才大略之主、無不喜馳域外之觀、而退其鯨吞蠶食之謀、兼併割據者、蓋已不少矣。俄人既不得志於中國、必將思退於高麗日本、躊躇滿志、引而未發。若日本果能與中國講和修好、廢沖繩之名、存琉球之祀、彼此互相聯絡、意志自強、內修其政治、外整其兵戎、以共保夫蕞爾高麗、使之能以自立、則俄人雖強、必不敢無端妄動。夫中日兩國既有備俄之師、又與俄講信修睦、盟聘往來、以稱慶而要約之、復得英人從中隱為之援、則俄人於數十年間、或可無事也。不然者、中日一有兵事、無論其孰勝孰負、吾恐非兩國之福也。嗚呼、事理昭著、灼若觀火。日人何不悟而知返哉。

〔一八八一・八・二三、光緒七・七・二九〕

◎琉球臣服中國考

茲有西人名急般者、考核琉球始通中國、著論一篇、極為詳明。其言曰、華人自與琉球來往、始於耶穌降生後第六百有六年。其時、有一小官自福州駕舟航海、前往琉球。此為華人始到琉球之初祖、無奈小官與諸舵工無一通曉琉球方言者、遂即揚帆邁返、未告成功。後兩年、中朝復派官、往勸其歸順。琉球人不從。中朝亦姑置之。又二年、復遣官再往、携有傳譯

之人、諭令琉球入貢、以備屏藩。是時、琉球尚不肯從。遣官乃示之以威、臨之以武。嚴其防守、擄其人民而同。一千二百九十二年、有乘華人至那霸港、為土人所驅逐、毆擊斃命者三人。華人聞是消息、以為琉球悍惡如此。兇橫如此、豈可置之不討。遂以兵往擄沿海居民百有餘人、置之京師。遲至百餘年、琉球始入貢中國。一千三百一十四年、琉球人名樹黨羽、分為三班、日尋干戈、互相戰鬥、卒至分為三國。曰山前、曰山後、曰中山。各有一王、以相統轄。後六十年、有明之世、再遣大員、蒞臨三國、先至中山。其王曰昭順。大員宣示朝廷威德、王遂遣其弟、奉國書至京。自此入貢、歲恒不絕。未幾、二國亦並恭順、貢獻珍異。三國皆受中朝封爵。各據土疆、以自立國。三王者一曰嬌順、二曰昭順、三曰離順。一千四百二十八年、昭順王國勢日強、與師兼併二國、遂奄有琉球全土。明年、中朝封為琉球王、命以兩年一貢。入貢之時、限帶人夫一百五十名入國、設驛館於福州、以居使臣、待之有加禮焉。一千四百九十年、入貢則帶人夫一百七十名、中有舵工二十人、進京則共千人。自後一年一貢。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中朝懷柔遠人、深示體卹、諭琉王仍如舊例、限帶一百五十人、至入京師、只許正副二欽使、隨從人役凡十五人。一千六百七十年、琉王稟請中朝、欲於入貢時、多船一艘、護送行程。其意實欲以之載貨也。一千六百八十八年、琉王稟請中朝、欲於入貢船中、裝載貨物、人夫加增至二百名、並求凡琉球出口入口貨物、免其納稅。中朝果允所請。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入貢貢船兩艘、貨船一艘、入京只許官員六人、押送人六名而已。後數年、日本國王忽出告諭、自後不許琉球入貢中國。此琉球之大略也。由是觀之、琉球之臣屬於中朝也、明矣。不獨華人知之、西人亦復知之。日本何得強為說辭、比之於內諸侯也哉。

○陋俗雜論

琉球之人、衣制與日本不同。大抵皆峨冠博帶、有同儒士之流、每歲春

秋季、例必掃墓。其掃墓之法、迥與人異、不多設祭品、亦不焚楮帛。但跌坐墓旁、閉目靜思、良久始拂衣、長嘆而興。或問其故、則以默想父母生前之形容笑貌也、而今不可作、故太息耳。此亦有古人遺意。然琉球之事親也、薄與其死後而追思、何如生前稍盡厥心歟。至琉球陋俗、又有洗尸一法、既葬三年之後、啟墓開棺、洗其骨而更埋之。日人既得琉球、改爲沖繩、必欲除此惡習、設官巡察、爲之戒諭、三令五申。然琉球狃於積習、不能從也。按、死者以入土爲安、狐狸狐媚、既非所以行孝。況此尸氣薰蒸、穢騰於上、必至疫癘流行。日人之禁之、非無故也。

### 〔一八八一・八・三〇、光緒七・閏七・六〕

#### ●琉球見聞瑣紀

琉球自開國以來、不獨無火器、并乏刀矛。國中不設駐防之兵、自與薩峒馬侯一戰、而北面稱臣入貢、薩侯不許琉人帶劍整刀。每歲貢船貨舶、來至中華者、恐途中或有賊劫、特與薩人借鎗炮、以爲防護。國中徑路、殊不整齊。其城有四。曰紹理、曰那富華、曰度那、曰喬美。此四城中、街衢尚有可觀。然亦未雅。如由那富華至紹理、徑達砲臺。此路較日本爲善。但離城至鄉、村落之路、更難着步、車不展輪、雖渡巖谷、亦無橋樑。國中從未見有牛車馬車運載貨物、多以肩荷官載、或置馬背。此風景大略與華日相同。所設閭閻寥寥、那富華一埠、舖宇極少、各村落間並無之、雖有亦卑陋可笑。賣貨物器具者、多係婦人、排列於地、每城中有數市、一市設有數櫛。其所謂櫛者張蓋承之、蓋柄揮於地上、略蔽風雨。若大雨淋漓、則張油幕。市上所賣多是生菓、鳥獸各肉、玩物、漆器、瓦器而已。瓦器通琉球國中、祇有一村製造、此村離那富華不遠。國人墳墓有如中朝。但築法畧殊、人死後用大瓦器殮殮、有如僧伽之佛龕。即於家中掘地停貯

三年、後待其屍肉盡朽、則檢骨片、洗以淨水、用裹裝盛葬於塚。凡富貴官宦家婦女、靜守家中、不出閨閣一步。其違闈教有如華人。有名望之人、母許其妻外出遊覽。出必有車、雖平時、相熟者見之於道、亦毋許與言。有友探訪、婦人不出。若非親串、從不能見一面。故有同居數載、未嘗知其老少妍醜也。其防閑內外、亦可謂嚴矣。其起造屋宇之法、略如中華。高麗兩國。屋中所用器具、與日本人同。但潔淨則不如也。屋脊多用紅黑白瓦、三色相間。凡日人到琉球者、初見其城中各物、俱不同於本邦、甚爲欣喜。及一入城中、見四壁之外、無有園池花木之勝、亭臺曲折之致殊爲減色。紹理城各物、與別埠又不同。衢市頗盛、離那富華埠、約三里有餘、未至即見白塔數座、巍然在望高矗雲表。此埠建於山麓。山之西乃國王官殿所在、建築砲臺、面向西南、對面即蒼茫大海也。登高四覽、極爲大觀。官殿四圍、環以高牆。惟有兩閣可通內廷、大開口由那富華城、最高之路、蜿蜒而上、歷門四重。其一開則先至天階、廣數百丈、用紅磚砌成開口、有朝見院。其形似日本廟門、乃所建之拱北樓也。面前有階、以紅藍有如紺字琳宮。其左乃議政廳、旁有臺以居賓客。其右院宇、聯乃王親所居。由此有路、直達王居、即朝見廳之後殿也。砲臺一帶、護以垣牆、可以四顧瞭望。後則見山峰隱隱。前則見海水滔天。其下盧舍萬家、鱗屋參差。田疇既闢、方野如畫、以植稻黍麥穀糖蔗等物、歷歷可數。凡斯風景、皆足以娛目爽心、開拓胸襟者矣。紹理城中街道、縱橫多以石砌、城內居民、約四萬家、四分之一爲思蘇婦人。按、琉球國人分爲兩種。一曰思蘇婦。一曰海免。其國甚講文字、與中國同文。街中必設石爐、以便焚化字紙。琉球人愛敬字紙、亦同華人。城中無書籍舖、惟有醫通書而已。通書則自京師中取來者也。船艘多效華製、惟艘則如日本。近年所用貨船、乃以輪舶矣。現今又用練檀巨艦、約長八九十尺、載積在大坂出售。此西人親往琉球、而自筆其見聞、如此。



〔一八八一·九·二、光緒七·閏七·九〕

●琉球見聞小紀

琉球東洋一島嶼、周圍百里、亦以國稱。其類滕薛小邦而已。歷來王世子陵昨繼立、必仰待我皇朝冊立。所以大小之聘、奉我王章、由閩而達帝都焉。島非峻嶺、樹木蕭條。旅其國中者、有時涉高登、眺狂瀾海水四面環攻、雲影蒼茫、極目無際。歲中絕無一中華船艘航海而來。蓋雖爲屬國、而非通商地也。余附貨船抵琉球、時已夜分侵晨、即有小艇載琉官數人、傍船詢之、知係那霸地方官來謁也。髮盤髻戴青布冠衣大袖服、足穿草屐、手持紅板、上書官銜。其人年近六旬、形容蒼古、借通事二人、皆能操華言。那霸地方官爲毛公玉麟、粗知文墨。雖與余初覲面談論、移時頗歡愛如舊、相贈即邀余、同舟濟彼岸、寓於古利三元宮、門左右有石丈人、上有額曰三元宮、入門三重、見大庭中植楡樹一株、大已合圍、枝葉扶疏如蓋、知是古物。庭東隅有一亭、可以小憩。琉球天氣、與中原異、無論春夏、太陽燥烈、即秋冬間、早晚固寒冷、至日中、熱同中原夏令。蠅蚋四時不絕、竟夕寤寐、尤爲厭苦。每月海風發有數次、未發時、山雲如墨、天氣陰霾、比戶預須籌備。否則烈風暴至、窓戶皆飛、險不勝言。余旅三元宮久。一日爲六月十八日、方憑几榻管忽斗室如漆、狂風猝吼、架上書籍紛飛庭中、瓦礫舞擲、勢甚可畏。那霸距中山王府百里、凡十二里許。地方官毛君玉麟、人極誠樸。特少濟變才、性好錐墨、類中原迂腐儒、每見余詩文、頗爲器重。重九日、招在善興寺、開小齋。首里諸大夫、咸同席唱和。時和毛君新字韻云、堂上殘陽、知漸淡樓頭缺月望還新。蓋隱寓懷親思鄉之意也。琉球婦女爲市、每到日中若老若幼、或數十人、或百餘人、各集一處、婦女俱衣大袖棉衫、內無相衣、赤足髮盤髻、與男無異。

惟暫別之。男以銅銀、女以龜甲玳瑁耳。尤可異者、或物置盤與箱與篋、

悉以頭戴而來、甚且有柴薪等物重百斤者、頭亦戴之、且能行路如飛。各婦女手背悉點花草、以隨墨塗之、以爲此守貞也。其與外人從不交易、并無銀錢往來之例、縱番阿堵物、亦有定例。外人以阿堵交經辦者、名掌管人。掌管人即以阿堵購辦各色貨物、而會計其多少、呈之外人、所贏以昇婦女。種種瓜蔬、以供食用。琉球男子、日賴婦女以養生。罕有經營事業者、各席坐大樹下、持扇納涼、左置小烟具、右置小茶鏡、蕭然有羲皇上人之樂。絕不念婦女之勞苦何如也。若輩趙威后所云不殺何爲殆近之矣。

三元宮內室、神像無數、中庭東西懸大鏡、二寺中古物也。小亭八角、窓戶東向、外山如屏列堆藍澄翠、頗有可觀。琉球民間嫁娶、無庸媒妁一切浮文。男女彼此相悅、有父母在各密爲稟知、即挽親戚說合、並無儀物往來、兩家均約、定吉日完姻、傍晚新人即將大衣蒙首三親鄰婦女陪往、至則與其夫參拜天地、復與其夫交拜、畢見翁姑親戚、宴飲終日而已。至若喪事、亦與中原異。人死未殮、將一小銅鑊、竟日懸繫、以表其家有喪、親戚聞知往弔。柩小而長、殮即葬之於土。墳皆石砌頗堅固。至四十九日、眷屬聚哭墳山、以大鐵鍋在墓前煮水、名爲洗骨、水依次傳杯飲之。此風殊屬可怪也。

○多財善賈

聞、橫濱加高思馬處有一富商、欲在琉球那華埠開設公司、取名元有機華沙、專用船艘以貿易於琉球各島焉。蓋以琉球既併於日本、則風氣必開、故欲先鞭早著、以握其利權、而擅其利藪也。

〔一八八一·九·三、光緒七·閏七·一〇〕

●琉球見聞續紀

琉球祭奠、一載兩次、清明節與七月望日、各家婦女首戴大盒、紛紛然交錯於桑桑山塚之間、開盒物皆燻炙、排列墓前、焚香痛哭、並無紙帛等物。想、國法不准通流銀錢故也。尚有儒冠翟袖俯首徐步而來、諦視之有感容、至墓側焚香數莖、兩手拱執盤膝、坐地瞑目片刻、長歎數聲、駭聞之人、乃知其瞑目者默想先人當日之音容也、卒歸烏有、不禁慨然。此亦得宣聖祭如在之遺意歟。然而迂甚。余聞、琉球人子之事親也、薄與其死後而遐思、敦若生前而厚待。瞬息間追念、不過得孝子仁人之緒餘耳。奚足爲儒行哉。一統志載琉球土產珊瑚珍珠等物、其實誤矣。據聞、珊瑚產黑水洋、珍珠產在臺灣島北、葉捕魚者、或得大蚌剖、殼獲二三枚。然亦希有事。若琉球則斷無此物也。琉球物產、無一佳品、肉則粗而腥、雞則小而瘠、牛羊罕有、鴨鵝全無、馬頗多肥大者。少水族、惟魚蝦尚堪適口。然海風發時、二物索之不得。至若蔬菜等類、狀與中原同、而味卒有異。如蘿蔔一物、煮之愈久、食之愈硬。想亦種類使然。米則粒小而漲、糙色不白淨。其故爲琉球鮮有食者、無香器致此。琉球貧民、終歲食者、以當一飽。其餘瓦缶等具、粗濁不佳、布帛有黑色、斜紋者最細緻、價甚昂貴。然正不及江南土織也。水果桃李杏俱無、櫻頗大可食。西瓜僅紅色、無黃白、其味淡。甘蔗多紅心而無青皮、不佳。可知間有一二果品、爲中原所無。一種如橄欖逾白圓數倍、又一種如錦栗、子大而長、有柄俱不知何名異其狀、不敢食。總之、一海島耳。區區蕪植、安得有貴重之物哉。花草甚少、有一種較中原月季花稍大、紅色不香。石榴花亦有、惟至小春月、花盛如火。於此知節候之不同。菊花亦紅色、無別色。小春月開花、爛熳如錦。此外諸花詢琉球人皆云無有。若鳥不但無珍禽、如中原之鳩雀、亦絕少。所有之鳥、海燕外有一種、小而灰色、嘈嘈如下里巴人不堪入耳。其地花卉如此、而謂尚堪遺興耶。人物如向永功・毛玉麟、已爲巨壁。間有能詩者、無論高下、求其不失粘對仗工、整已不可多得。向君職爲大夫、

吐屬既溫雅、筆下亦清新。所謂鐵中錚錚、庸中矯矯者矣。於以、知琉球危甚、蕭蕭之城既惡又無人物、恐不一稔、將爲沼矣。噫嘻、琉球惟漆器最佳、杯盤壺箱等物、製造極精、尙有寶匣。其內層格不親、尤爲精巧絕倫、漆以朱黑光潤可鑑。在東瀛推獨步偏國中、不過十餘家而已。琉球來往通衢、有窄如巷者。本地人或彼此相遇、稽首鞠躬、禮意殷渥、甚且有俯首投地者、窄徑當此、行路爲之遲留、每途遇孩童、曾一識面、其行禮亦然。甚爲難得。且道上男女雖或偕行、例不容交接一物、交談一語、風俗亦古矣哉。其爲守禮之邦、無疑矣。地方官無胥吏等人、每日閒暇在家、間或有事臨公廨、借一二大夫爲參贊、一二世祿爲侍從、事畢即去公廨中。平日惟通事數人席地坐談而已。蓋民間無訟獄公庭、終歲寂然、至若賦稅等官、不必催科、民自輸納休哉。似此民情、正不在三代以下也。其所以致此者、上下能守禮、守禮則不爭、不爭則循法、何訟之有。所惜者國勢狃於褊小、民情溺於晏安、在朝又無經濟才、可以處常而制變、一旦外侮迭興、狡焉思逞、謀爲不利、禮義果能爲干櫓、忠信果能爲甲冑哉。吾竊爲琉球危已。

〔二八八—九·七、光緒七·閏七·一四〕

### ●琉球見聞續紀

按、琉球之名不一。隋使羽騎尉朱寬至國、於萬壽間見地形、如虬龍浮水中、名曰流虬。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上言、海上有烟霧狀、不知幾千里、乃流求也。流求之名始見於此。元史曰、瀛求在漳泉福州界、與澎湖諸島相近。明洪武五年始定其稱曰琉球國。由隋以後、招之不服、伐之亦不服。自明初始通朝貢。琉球始祖、其初有一男一女、生於大荒、自成夫婦、曰阿摩美久、生三男一女。長男即天孫氏、開國始主也。次男爲諸侯

始、三男爲百姓始、長女曰君君、次女曰祝祝、爲國守護神、一爲天神、一爲海神。今寺院有三首六臂女神、手執日月、名曰天滿大自在天神崇祀特隆、蓋卽此也。天孫傳二十五代、姓氏俱無考。至宋淳熙十三年、逆臣利勇鳩而弑之、遂自立。浦添按司舜天、討之、利勇死、乃奉之爲王。天孫氏遂亡。舜天日本人皇後裔也。元延祐間、國分爲三、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明洪武初、三王並封。水樂中、尙巴志復合爲一、而仍沿中山之稱。國朝康熙元年、領賜王印。印文正琉球國王之印六字而已。其國雖兼爾彈丸、而雄踞東溟、土磽地險、三十九府蕃列於中、三十六島星羅於外、洵爲海表之鉅藩也。那霸港口數里、皆鐵板沙、舟誤觸輒碎。國人恃爲金城湯池。然明萬歷間、薩洲島倭猝至、王被執去。所謂鐵板沙者、殊不足恃。此外名勝之所遊玩之地、蓋亦不一。王城在首里、高峙中山絕頂、俯視南北、遙瞻羣島、四面海洋、皆在肩睫間。在聳龍岡、右障虎萃、由萬松嶺東上數里許、植鳳蕉十餘叢。首里皆山陽、兩旁多松柏、葱鬱蒼秀、澗水清激。行路渴飲、林下憩涼、真是快。境上有寺院亭臺、雖非壯麗、亦屬幽雅。中道有一坊榜曰守禮之邦。又半里許則額曰中山王府。旁有公廡、每值國事、諸大夫聚謀於此。過此已往、比屋連雲、有岩巖官殿盤踞山巔者、王府也。禁門如城闕、西向有額、曰歡會門。其後東向曰繼世門。門側有屋、如馬廄。內寥寥數人、以供使令府中官員。出入俱不由此門。概從後緣山徑而上、別有數叢石壁爲垣、中立門戶、以便出入。瑞泉內左右有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門、更進有樓榜曰刻漏、上設銅壺漏水。時聞鐘鼓聲、蓋報刻也。王府東偏有水一池、曰圓鏡池。中植白芙蓉綠葉掩映綽約可愛、有橋通小亭、四面環水、清泉澄碧、苒藻交橫坐憩片時、疑是仙去。蓋禪師名圓覺者、奉勅建此、爲藏經閣也。入寺佛殿七間極鉅麗、南有鐘樓、樓南有雜花園。奇花繁艷簇錦鋪霞、國人稱圓覺八景焉。那霸有東禪寺、善興寺者、亦名利也。極幽僻怪石奇花巨不給賞。國中多設學校、

內多士人讀書、講禮誼誦之聲。中宵弗輟。其習國字、有草書而無楷字。嗚呼、藐茲琉球猶能以禮維持其國者、時總理國事、皆歸大臣尙安勳毅酌。有布政大夫者四、相與輔成。此外惟地方官最尊。蓋百里中、社稷民人一人統攝故也。以下統稱大夫者、半多通事。如向水功諸人是也。水功頗通文墨、材極幹練、語操京音。蓋曾陪貢入都、留京六載。是以於中國風土人情、歷歷指陳不爽。誠琉球僑國中一巨擘也。琉球之尊卑上下、在嘗與冠別之。如總理大臣、插金簪、紫金冠、布政大夫金簪同帶青呢冠、地方官亦以青泥、而簪則銀也。凡統稱大夫者、皆黃冠而銀簪。大夫以下、或世祿之子孫、或登庸之士庶、帶紅冠、簪亦銀焉。恒衆無冠簪。間有借以銀者。至若袍、黃履無甚分別、帶有微區而草履木屐、自王至庶人則同。所聞如是、所見亦然。琉球每三載入貢中朝、所獻惟硫磺、白銅、鐵并錫而已。硫磺產自琉球外島、屆期往取。鐵錫均未必佳、不逮中原遠甚。貢期使臣、借通事航海至閩、而達京師。貢畢、使臣與通事或留京數年、學習中華文字語言。琉球國中無城郭、無武臣、無鎗炮器械等物。蓋先代相傳以禮義忠信爲久安長治之策。凡一切武備、俱未嘗見聞。噫嘻、琉球人、其長賴此禮義忠信、而不及於難也哉。宜、其亡也忽然矣。

（一八八一·九·一六、光緒七·閏七·二三）

◎論琉球事宜速辦理

閱西字報有謂。接到日本信息、其國中傳說、中朝於琉球之事、總不能釋然於心。現又將遣使臣赴日本理論。倘有爭執、則兵戎之興在所不免。而日廷由是操作先發制人之舉、亦將簡派使臣赴中國、詢問於琉球事究竟如何辦理云。據此則日人之意、其將終據有琉球也、明矣。然謂中朝遣使前往、理論琉球。此殆日人自知無端而廢琉球之君、併琉球之地、覆琉球

之詐、撫琉球之民、於理則不順、於情則不公。而又時恐中朝以存屏藩撫弱小爲詞、遽出謝絕之書、爲閉關之舉、停止貿易、禁絕往來。故夢寐不安、神氣銷沮。適值駐劄使臣瓜代之期、備聞中朝已派館練之臣、唐阜華之選、而許竹質太史、又以丁憂回籍、不能赴任、復派黎君庶昌、往承其乏。故中情惶惑、以爲使臣此來、必爲琉球之事耳。豈知中國邇來務以輯睦友邦爲心、撫恤子民爲念。既有成例、遣使臣駐劄、則有舉莫廢、即微琉球之事、而使臣任滿、亦將簡選賢能、馳往接辦事務。夫豈以事隔數年之久、至今始爲理論哉。夫事以參觀而愈明、理以對鑄而益顯。試觀、出駐美邦西班牙秘魯星使、現已派有鄭玉軒觀察、往接陳荔秋都憲之任。夫亦豈因與美西秘三國有所爭論歟。觀日人此言、抑亦可知其氣之餒而心之怯矣。論者又謂、中朝雅不欲頓開邊釁。故隱忍持重、不遽發難。左侯相自以功高望重、固事事不敢自專、而李伯相則欲調停其間彌縫其隙、甲冑乎忠信、干櫓乎禮義、總期化兵戎爲玉帛、戢干戈爲俎豆、於以相安相保、共享太平。此雖局外應度之辭、然在日人聞之、想必私心竊喜、而以爲庶幾莫予毒也。不知中朝舉動、務出萬全、琉球宜存而不宜亡、宜復而不宜絕、宜保值而不宜棄置、宜再興而不宜終滅、在中朝固計之密而籌之熟矣。其遲之又久、以迄於今、然後思與日本理論者、蓋以伊犁一役、俄人方齟齬其間、以形勢言之、伊犁爲新疆之要地、以視琉球遠在海外、則彼緩而此急、以事理言之、俄人爲西陲之大國、以視日本弱窮頓殊、則彼重而此輕。故先舍其所緩、圖其所急、置其所輕、辦其所重。日人不明乎此、以爲舉中國之大究非日本之敵、若一旦啟釁、則日本可以肆擾中國、而中國不能進侵日本、故瞻顧徘徊、畏葸疑懼、終不敢明目張胆、以與日本爭此琉球也。此則日人之素志也。然料敵正可於此決其計而定其謀焉。夫日本以臺灣、僻處東瀛、土地不如中國之廣也、人民不如中國之衆也、物產不如中國之豐饒也、財用不如中國之充足也、而敢於侈然自大、陵侮中國

者、豈真不知勢力之不敵哉。祇以邇來步武泰西歐洲諸國、以其發奮有爲、與敦和好、而又矜知中國積習相沿、因循不振、故於臺灣姑爲嘗試、伺疑虛喝、果逞其志。是以易而視之、玩而輕之、先發高麗、後併琉球。然氣雖盈、而未嘗不中餒也。志雖滿而未嘗不內怯也。中朝倘赫然震怒、爰整師旅、慎固海防、然後閉關絕使、以待其至而與之戰、則勝負之數、有可預決矣。然非迅速辦理、中國或有他務、日人又將因而生心焉。則事究未可知也。

〔一八八一・一〇・一二、光緒七・八・二〇〕

#### ○東瀛郵報

檳嶼尼芝新報云、日王密措度、自出巡各屬、爲日已久。茲聞、國中遊歷已徧幾於皆有車轍馬迹矣。據於是月十九日兩點鐘、回歐度機與都城焉。又聞、戰務局近擬於希加思刺及蘇魯加及爾泊盛三處、各築炮台一座、以資防守。據論者謂、日人之紛紛籌辦防務者、蓋因琉球之事、抱歉於心、恒慮中國與師詰問、致啟爭端、故爲此以期先聲奪人、且以示有備無患也。

〔一八八一・一一・一五、光緒七・九・二四〕

#### ○星使到京

九月初五日邸報、出使東洋大臣黎庶昌、業已到京請安、即蒙召見。想日間即附航往東洋、接任辦事矣。按、黎星使當髮逆竄擾時、以諸生條陳時事、受朝廷特達之知、曾文正公尤所器重、歷任江蘇劇縣。嗣隨郭筠仙侍郎、出使歐洲。復參贊會鑾侯、以折衝乎樽俎、增輝乎壇坫。陳荔秋星使又奏爲西班牙參贊。此次奉旨出駐東洋、將見宣布中朝之威德、克敦鄰

邦之友誼、而維持國體、保護商民、胥於是乎在矣。新欵式煥偉譽昭垂、當拭目以俟之。

〔一八八一・二・六、光緒七・一・二五〕

○琉球近耗

琉球既爲日本所滅、等於江黃不嗣、六鑿云亡矣。而日本所撥兵民、前往防守、以興貿易者、實蕃有徒。琉球境壤穉瘠、穀米出產無多。故粒食維艱、不敷裹腹。幾有人不及二籬之歎。日廷聞之、遂命每年由阿沙嘉撥米一萬石、載往琉球、俾不致懸釜待炊、而琉球之人、以日本糧食豐足、又多擬赴度機澳、願受一廛爲氓焉。此言若確、則琉民將並忘其故國、而受庇於他人。欲琉之復興、不亦難哉。

〔一八八一・二・一七、光緒七・一〇・二六〕

○傳聞星使至日

我國駐劄美西秘三國欵差鄭玉軒京卿、於十月初一日抵橫濱、柴戰遙臨、檣帷小住三日、盤桓觀風景。初四日正午、從橫濱啟行、二十日已抵美國之嘉薩符尼省、卽所謂舊金山也。計其行程僅十有六日、向來未有如是之速者也。真可稱爲一路福星矣。并聞、黎純齋星使亦已行抵日本之東京。前任星使何子峨侍講、業將交代起程、回都覆命。願、黎星使行止未見申報。豈其旌節並未南來、而不取道於滬濱歟。是則有所未解也。豈傳聞之詞不足信歟。

〔一八八一・二・三〇、光緒七・一一・一〇〕

○論日本經營琉球

琉球自爲日本所併、日人之往其地以購田園通貿易者、日益繁多。近聞、琉球境內日人之數、約計已有三十萬人。惟糧食不敷、需米孔亟、市價亦復昂貴。日人議將米運往、以濟衆而獲利、卽九首一處地方、日本之米運往者、已及十萬担矣。而琉球之民、亦苦於謀食不易、竟有願往日本受一廛、以爲民者焉。觀此一事、琉球之終爲日本所有、不能再冀振興以恢復疆宇、而重奠宗社、有可慨歎矣。夫琉球向稱弱國、土地穉瘠、民人貧苦、卽其臣服中朝、謹修職貢、亦祇圖貨物回國、藉免關稅、得以售諸日本、稍獲其利耳。而國人多以雜糧充飢。蓋有畢生而不獲得有粒食者矣。是正所謂得其地、不足以加廣、得其民不足以加衆者也。而日本願亟亟焉滅之、而恐有不逮、且汲汲焉經營之、而慮有或潰。此何故哉。蓋沿海各島、陵谷幽深、林菁叢雜。琉球之民、向耽安逸、不務耕耘、則荒蕪可闢而材木可採也。且五礦之產、聞亦不乏。惟從未開掘。故莫得而悉其足資富強之效否耳。日本與之毘鄰、習其政俗、故狡焉思改、以圖擴其版圖、利其社稷。然而無端而擄人之君、滅人之國、事既重大、情亦難堪。而琉球臣民、未聞倡一義議、奉一義旗、以忠君而報國、禦城固守、據地効死、爲山河之壯氣、與日月而爭光、則又何哉。豈日本之兵威素足以震懾之、而感知徒死無益歟。抑其君實有敗亡之道、而不復爲之愛惜也。此眞素解而不得者也。夫強鄰虎噬、自古有之。然必經兵挫地削、力不能支、然後俯首聽命、肉袒迎降。乃琉球之滅、日本祇遣一介之使、賫一紙之書、而卽廢置惟命。其君既不爲背城借一之謀、其臣又不爲慷慨誓師之舉、而民亦視願降心、莫敢支吾。此殆天欲亡之、而特假手於日本者歟、非也。琉球蓋有所恃、而以爲日本斷不敢出此併滅之心、卽併滅於一時、必將興復於後日也。然在日本、竟視爲久隸其宇下矣。所慮者、中國或起而與之爭耳。詎知、伊犁一役、中俄遠有邊言、各蒐軍實備甲兵、將從事於戎行乎。

此又日人意外之事、而不勝私心竊幸者也。故中俄和議既成、又未嘗不慄慄危懼、於各處建築砲臺、以便與中國相持。乃久之而寂然。又久之而仍寂然。夫然後日人始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以爲莫予毒也。故邇來之聯軸連樞前赴琉球者、竟至三十餘萬人、則人之視爲僻陋之區者、日人視爲安樂之國、有可知矣。而中國絕不過而問焉、置琉球之存亡與滅於度外、竟若熟視而無觀焉。又何怪日人爲所欲爲、絕無顧忌、而以爲中國斷不敢與之較哉。夫儒者事之賊古人所戒、事理在所當爲、而復以時有不同、勢有不及、而遲疑審顧、以因循爲持重、以畏葸爲安詳、靡有不機宜坐失、以致悔不可追者也。異日者、日人旅居琉球、數愈衆多、皆置產業、開荒蕪、日引月長、安其水土、狎其習俗、必將重失其地、竭力培護、不肯舍去。琉球卽有遺臣義士仗義如倉葛者、揭竿而起、中國卽欲爲之外援、而時異勢殊、地遠道險、事不可知不更有難於助力哉。況乎日人次第經營、不遺餘力、是必倚爲外府、尺寸不復肯拱手讓入、欲其復封琉球、則彼有辭矣。欲與力爭琉球、則兵難驟敗矣。譬諸草木、不從其萌蘖而芟之、俟其根深蒂固、葉茂蔓滋、則雖有斧斤以從事、而斫伐之下、竊恐鉗將頓而絳將挫也。語曰、太上先時、豪傑乘時、下士卽時過而悔、悔而思動、動罔有功。今時雖過、而猶有可乘也。謀國者、胡不少爲留意也。

〔一八八二・一・一二、光緒七・一一・二三〕

#### ○津門近耗

西歷十二月十八日、旅津西人遞來信息云、高麗國王、前有文書移咨中朝、求請簡派大臣統帶軍兵、馳至其國、將日人之居於濱海各處者、逐出境外。蓋以日人不遵和約、潛到其國西鄙沿海一帶居住、志圖佔據也。中朝各官、見此文書、議論紛如、莫衷一是。究不知若何覆答、作何辦理也。

文書內又言、日人到此居住、每恃其衆、以陵虐土人、致土人有所不堪、咸懷憤激、欲聯合義旅、與日人爲難。聞、日人之散處高麗沿邊者、每年經費爲款甚鉅、所獲高麗貿易之利、究屬入不敷出。而仍不思回國、且紛至運來、肆其暴虐。誠不解其何心也。觀其情形、蓋欲激怒中國而與之敵鬪角勝也。蓋高麗立國以來、向爲中朝藩服、且相連甚近、而中國之保護高麗、更甚於琉球。日人必欲在高麗滋事、亦以中國斷不肯袖手其旁、作局外之觀也。竊恐兩國兵端、將由此啟矣。西人來書如是。竊謂、日本於中國、必不欲相安於無事。本館前曾論及且言、其夷滅琉球之後、不出三年、又將借端生事、中國宜早爲籌及。今觀此言、若果真確、則正所謂不幸而言中者也。殊堪慨歎矣。

〔一八八二・一・一九、光緒七・一一・三〇〕

#### ○論琉球欲圖恢復

聞東瀛西字報言、琉球遣有使臣二員、前往中國、寓於京都。嗣見故國已爲日本所滅、而中朝不聞與一義旅以相拯救、不勝悲憤、一則自刎而死、一則絕食而亡。中國深爲敬禮、命以華禮從優殯葬焉。又申報謂、接有旅京西友來函言、琉球既滅之後、去年曾有琉臣至總理衙門、求請中朝代爲設法。今年又聞、有琉球二臣至天津、求請李伯相代籌。抵津後、球臣中已有一人身故矣。觀此二事、其中或虛或實、雖難臆斷、然以私意測之、東瀛報所述、或傳自日人、而藉以探中朝之消息、未可知也。西人之函所稱、則琉球之君雖被羈留、而痛宗社之淪亡、恨關山之難越、密遣使臣、爲包胥之痛哭。是亦情理之可信者也。夫琉球壤地褊小、僻處海濱、土膏磽瘠、人民貧乏。其存其亡、原於中國無關輕重。日本恃其詐力、脅而降之、廢置惟命、如撤一官、革一弁、莫敢抗違。是其君臣之不足有爲、抑

亦可以概見矣。然以中朝視之，則固儼然藩服，是國家不倖不叛之臣，當與社稷而並長，山河而並壽者也。乃日本方肆其鯨吞，而中朝竟視同馬腹，以爲伊犁之地，俄人既不肯讓還，則緩急之間，先後之序，當權衡以定其措施。詎庸知，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已幸機有可乘，而奮其鷹擊鶴起之勢，而擾之惟恐不力乎。然爾時，事難兼顧，誠不能再擲費於鄰封，以致俄人乘於北，而日本擾於東，則置爲緩圍，亦屬事勢之不得不然，固不足爲中朝病也。惟是琉球一日不能復興，則琉球之臣民，一日身爲俘虜，即琉球之君，一日失守其宗祧。而中國之不能庇其藩服，亦屬一日有歎於心而無解。於二百餘年之，受其職貢，寵以錫命，是琉球一國，中朝在所必爭，微特日本之人知之，即天下萬國亦莫不知之也。且不獨爲所知之，抑亦爲所料及。而謂，其情其理之應出於此者也。然則興滅固存，使琉球失國而復得國，若邢遷之如歸，衛國之忘亡。豈不重賴有中朝哉。由此以推，則琉臣之或自刎而亡，或絕食而殞，雖無其人，而不可無其事也。即無其事，而不可無其說也。蓋所以作忠臣之氣，而生庸臣之愧，誅貳臣之心，而平憤臣之憾者，其維持世教，存人心於不死，俾正氣之常留正，非淺鮮也。頌，或者謂。中朝，今日時事多艱，自顧不暇。其於琉球久已置諸度外。即琉臣引義自裁死亡，以千百計，亦屬徒死而已。何足爲琉球重。此之傳說不過日本以夷滅琉球，於理不順，於禮不公，恒懼中國聲罪致討，移師東指，兵連禍結，力必不支，故特傳播謠言，以探中國之動靜，使得有以預防。抑旁觀之國，有幸災樂禍之心。欲搆中東收斃，以成鴿蚌之相持，隱冀從中而享漁人之利，故聞風捕影，爲此子虛烏有之談。在中朝，正宜靜以觀之，詳以審之，而不可稍存虛懼之氣，致爲流言所動，以墮食人術中也。不知聽言之道，不厭其詳，惟衡之以理，揆之以情，準之以勢，以自得其要領之所在而已矣。其言之非者，固不必遽斥其非，而須求其非中之虛實。其言之是者，亦不必遽喜其是，而須求其是中之利害。利害相

形，而精義出焉。虛實相形，而情僞呈焉。於以用中於民，斯措之則正，施之則行。而天下事，雖繁變紛紜，自無難處者矣。苟明乎此，則中國之於琉球，其當若何爲之設法，又何待再計而始決哉。